

新人叢書

人生之實現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37
408710

人生之實現

目錄

- (一) 個人與宇宙的關係
- (二) 靈魂意識
- (三) 惡的問題
- (四) 自我的實現
- (五) 在愛裏的實現
- (六) 在動作裏的實現
- (七) 美的實現
- (八) 無限的實現

人生之實現 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6454B

~~207735~~

人生之實現 目錄

人生之實現 原名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一 個人與宇宙的關係

古希臘的文化是薰陶於城垣之內。其實所有近代的文明，也免不了希臘的胚胎。

這些城垣留着的痕跡深入於人類的心靈中。在我們心理的外觀上 Mental outlook 設立了一種區別和支配的原理 principal of "divided and rule"，使我們生出保守我們勝利品的習慣，牢牢地守着，并極力加以區分。我們分出民族與民族，知識與知識，甚至人類與自然也要分開。這就使我們對於我們所創設的屏障以外，無論何物，生出強固的積疑，而且各物爲入我們認識的緣故，必經過很用力的奮鬥。

當阿利安 Aryan 侵略者第一次出現於印度時，印度不過是一片森林的大地，

而新來者立即利用他們。這些森林使他們避免日光的炙灼，熱帶狂風的猛攻，并供給他們家畜的牧場，與建築的木材，以及烹飪的燃料。阿利安各種人和他們酋長都駐足於森林各處，這地方有天然保護的利便，并有許多食物與飲料，任他們擷取。

由此可見印度的文化是孕育於森林之內的，而且其來源與環境帶有很明顯的性質。其四週被自然的廣大生命所圍繞，賴之得豐富的衣食，同自然界各種的情景，有最親切最接近的關係。

有人以為這生活，能降低生存的程度 *standard of existence*，或至蒙蔽人類的智能，并減少進步的誘因。但是在古印度，我們就曉得森林生活的境况，并不是要征服人的心靈 *mind*，也不孱弱其內力的流動 *current of his energies*，只是給他一種特殊的趨向。因為時常同自然的生長相接觸，人的心意，便由要建立疆界於他所占得的地之周圍，而擴張領土的欲望，解放出來。他的目的不在

獲得，而在實現，要到環境 surroundings 裏面去，慢慢的去擴大他的意識 consciousness。他覺得真是包羅萬有的，沒有絕對的隔離 absolute isolation 的東西可以存在的，而獲得真的唯一方法，是把我們的生活同萬物雜在一起，互相貫通。古時居住森林中的印度賢哲的宏圖，就是要實現這人類精神和世界精神的大和諧。

後來，原始時期的森林，變爲田地，繁華的城市也崛起於四周。許多有權力的王國也建設起來，與世界列強相交際。但是處這物質繁盛時代，印度人的心還是殷殷的回想那很熱烈的自我實現之原始觀念，和森林隱居之簡樸生活的美性，并由儲存智慧的地方，挹取最優的靈感。

西方人往往自誇征服自然；以爲我們住在這奮鬥的世界裏，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劫奪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這種思想是城市的習慣和心靈的訓練所產生的效果。因爲城市生活的人，很自然的指引他心理的幻象之集中見識，對於自己的生命和工

作，而且在他自己與所處的自然界中間，造成一種人為的隔離 artificial disconnection。

但是在印度，見解是不同的；他把世界和人當做一個大真理。印度用全力求個人和宇宙的和諧。他覺得如果我們和環境絕對遠隔，就不能和環境交通了。

人對於自然的怨訴是在乎用他自己的力，多取他的所需。但他的能力，并不是白費；他每天收得成功，而且表現出他和自然中間有理性的關係 rational connection，因為除了和我們有確實的關係外，我們自己永不會做出什麼來。

我們能夠從兩種觀察，看一條路徑。一種當這路是把我們由我們欲望的目的物離開；在這樣情形，我們計算行程的步數，好像每步都遇着障礙，非用力不能達到。一種看這路徑是引導我們到目的地；也就是我們目標的一部分。這已經是達到目的初步，再向前去，我們就可以獲得他所貢獻我們的東西。這第二種的觀察，就是印度對於自然界的觀察。他的意思以為我們和自然和諧是一件大事實；

因人和萬物相和諧，他纔能思想；人能爲他自己的目的去運用自然力，也不過因爲他的權力和宇宙的權力相和諧罷了，其結果人的目的永不至和宇宙的目的相衝突。

西方最普遍的覺感，以爲自然專屬於無生命的東西和獸類的，人類天性起始的地方，是突然不可思議的破裂。照這樣說，不論何物在萬物公秤上低的是純粹自然 *mere nature*，若有圓滿的表現，智能的，或道德的便是爲人類的天性 *human nature*。這好比把花和莖分爲兩個不同的種類 *categories*，放他們的美性於兩種不同而對照的原理。但是印度人心永不躊躇就承認他和自然是親屬的，和萬物有不斷的關係。

據印度人看來，創造的根本和 *fundamental unity of creation* 不獨是哲學的企圖；他的人生目的是在情感裏和行爲裏去實現這大和諧。他用深思，實踐，和生活的系統，去培養他的意識，所以各物由他看來，都有精神的意義 *spiritual meaning*。他看大地，水和光，葉和花不單是物質的現象，達到使用，用後

便置於一旁。這些東西對於他的完成觀念的獲得，是很必需的，好像音符對於和音的完全，是必需的一樣。印度切實覺得自然界對於我們有最大的意義；我們完全靠着牠生活，同他立一種有意識的關係 *a conscious relation*，不祇是被科學的好奇心與物質利益的貪念逼迫所致，是要用廣大歡樂與和平的情感，在同情心的精神裏力求實現。

科學家在一種情形，都知道世界不只是對於我們的感官所顯露出的那樣；他知道地和水實在是力的運行 *play of force*。這力自身表示於我們，不過是地和水

——雖是這樣說，我們只能半信半疑。凡睜開他的精神的眼睛的人，都知道地和水的最後的真，是在我們領會宇宙無盡的意旨，這意旨依時工作，在力中成爲形式，而我們依照這些情形，使之實現。這不單是像科學似的只算是知識，這是以靈魂所得的一種靈魂的覺知 *preception of soul*。這不像知識似的引我們到權力，但是給我們快樂，這快樂便是和萬物相聯合所產生的結果。人同世界的認識若

沒有比科學所引導的較深切，終不會明白有精神視力的人，在這些自然的現象所尋出的東西是甚麼。水不祇是清潔他的四肢，且澄清他的心；因水能接觸到他的靈魂。地不祇是載他們的身軀，且愉快他的心靈；因地和他相接觸是遠過於物質的接觸——這是一種活動的態度。當一個人不能使他同世界的親誼實現時，他簡直是住在牢獄裏，牢獄的牆隔絕着他。當他遇着萬物裏的永久精神時，於是他就解放了，因為那時他發現他所生存的世界之完全意味；那時他於完滿的真之中，尋着他自身了，而且他同萬物的和諧也成立了。在印度的人是像有所命的完全覺悟到這種事實，就是他們和周圍的萬物，無論物質和靈魂兩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祝賀早晨的太陽，流動的水，結果的土地，好像是同樣活動的真的表示，這真擁抱他們在懷抱裏。所以每天所考慮的功課就是 Gayatri，一種當為印度吠陀 Vedas 經的大略。藉這經的幫助，我們用人類意識的靈魂，去實現同世界的緊要聯合 essential unity of World；我們應理會這聯合是被唯一永久的精神

one eternal spirit 所牽合的。他的權力，能創造天，地，星光，同時也用一種意識的光 light of a consciousness 映射我們的心靈，這光是在外間的世界 outer world 在那裏不斷的轉動和存在。

有人說印度已試過要不顧各物中價值的不同，這是不確的，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便使生活成爲不可能的 impossible。人類優越的感覺在造物的公秤上還沒有脫離印度人的心中。但是他有他的觀念，在這觀念裏人類的擾越 superior-ity 實在是包涵着。這不是在占有的權力裏，是在聯合的權力裏。所以印度在自然界裏抽選特殊莊嚴或美麗，做爲聖地，所以他的心靈能由褊狹必然的世界走出來，而在無限裏實現他的（指心靈）的地位。印度有一般肉食的人，竟廢止吃肉，去培植對於生命的普遍同情心的情意，開人類歷史上的創例，就爲這個緣故。

印度知道當我們因物質和精神的障礙，猛烈地離開自然的無窮生活時；當我們變爲純粹的個人，而非宇宙中的人時，我們就造成了困惑的問題，連這些問題解決

的源頭也斷絕了，我們只能試用各種人工的方法，結果便生出無限的困難。當人在普遍的自然裏離開他的休息地時，當他走到人類的單條繩索上，他不論一跳一跌，須必不停地鼓動勇氣，竭其肌力，使每步平均，於是在他困倦之時，極端呵叱造物，而且覺得有一種神秘的驕傲和滿足，以爲他受了萬物的制度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這種情形不是長久的。人類必須在無限裏，實現他生存的全部和他的地位；他必須知道他無論如何奮勉，終不能在蜂房裏，創造出蜜來，因爲他生活食物的供給是由牆外來的。他必須知道當他與無限之活動的和純潔的接觸隔離，退而求他自己的維持和調解時，他必至刺激自身而至於瘋狂，把自身裂爲碎片而且吃他自己的物質。他的貧乏是因爲剝奪了全部背地，因此失掉一種單純的大性質，而且此時他變爲污垢和羞辱了。他的資產不復慷慨；只是成爲奢侈了。他的食慾不能服役於他的生命，只爲食慾之食慾，也不能使他這些欲望有所限制；這些欲望自身便成爲一個目的，而且對於生命放火，在這大火的慘白光焰裏彈琴。因是我、

在們的自己表白裏，我們試爲驚嚇，而不攝引；在藝術裏，我們奮力創作，失去雖舊實新的真之光彩；在文學裏我們看不見人類全體雖平常而實偉大的見解，但是他顯露出來像一個心理的問題，或者一種熱情的具體物，這種熱情因爲不依規則，因爲在非自然的兇猛火光中表現，所以是很劇烈的。倘若人的意識只限於人類自身的比鄰，不求擴充，他天性的深株未尋出永遠的泥土來培植，他的精神永遠在飢餓的岸邊，或者在物質能力的地方，他不啻在周圍築了許多障礙物，使他不能達到無限。所以這種人就失去內部的配景 *inner perspective*，只用其體幹不用無限靈活的尺度，去衡量他的偉大，只用他的移動，而不用完滿的休止 *repose of perfection*，去判斷他的活動 *activity*——這休止是在星光璀璨的天體裏，是在創造之永久流動的合拍跳舞裏的。

第一次侵入印度的好像歐羅巴殖民侵入美洲一樣。侵入美洲的人也住在森林裏，和土人有極劇烈的戰爭。但是這人和人的戰爭，人和自然的戰爭，一直延到

最後；他們永不會和睦的。在印度就不同，未開化人所住的森林，已變爲賢哲所住的聖所了，但在美洲，那些自然活動的大禮拜堂對於人們並沒有較深的意義。不過把富財和主權供給他，並且有時使他有美的享樂 *enjoyment of beauty*，并鼓動一個幽靜的詩人。總不能在人們的心，得一個神聖的聯合，當做偉大精神的和協地位，在那裏人的靈魂同世界的靈有聚會的所在。

我現在不要再提及他方面的事情。倘若各地的歷史都是一樣的，徒然空費許多機會。最好的精神通商方法，就是各處的人，應當拿各處的出產品到人類的市場，而每種都是於他有益而且必需的。我所要說的，是印度在他的事業開始之時，就遇着各種境况的特殊聚合 *pecial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照這樣的機遇，他沉思，熟慮，奮勉，受苦，沉浸入於生存的深處 *depths of existence*，所成就的事業，對於人當然不是沒有價值的，這些人的進化在歷史裏各有不同。人因爲他的完全生長必須有各種生活的原素，這原素就組成他複雜的生命

；所以他的食物必須培養在不同的田裏，并從不同的地方帶來。

所謂文明是模型的一種，每個國家都是忙着照他的最好的觀念，使男女成爲這一種的形式。所有他的制度，他的立法，賞罰的標準，意識與無意識的教訓，都趨於這個目的。西方現代的文明，以他所有的組織能力，正在試使人民的體育，智育，德育，三種，盡量發達。用國家最大的力去擴張人的權力，使超越他的環境，而且人們也都是聯合，引伸各種的效能，去佔他們所能染指的東西，并克服在他們戰勝路上的各種障礙物。他們是永遠訓練自身去戰勝自然和非同種；他們的軍備日新月異，使人驚嚇；他們的機械，器具，和他們的組織加增到可怕的速率。這自然是一種很偉大的功績，也是人類不知障礙，自信超越萬物，一種可驚異的表示。

印度古代的文明有他自己完滿的觀念 *ideal of perfection*，各種能力是被指引着向這觀念進行。其目的并不在獲得權力，也不想培養其效力，達到最高點

，也不想組織許多人以為攻守的目的，并協力去獲取許多的財產，占領軍事上及政治上的優勢。印度所要實現的觀念（或譯理想）是引導最好的人到一種熟慮生活的隔離 *isolation of contemplative life*，安置他為人類而得來的財產於真實的神秘裏 *mysteries of reality*，使他在世界的成功地位中得最高價。這也是一種極偉大有光耀的功績——這是人類熱望的最高表現 *a supreme manifestation of that human aspiration*，這表現不知有限制，而且其目的是要求無限的實現。

在印度有道德的，智慧的，勇敢的人；也有政治家和帝王；但在許多階級的人羣裏，他（指印度）要選誰做人類的代表呢？

這人類的代表是感靈者，（利希 *Rishis*）。感靈者是什麼？他們在知識裏得到最高的靈魂，一身為智慧所充滿，在宇宙的大靈的聯合裏，內部的自我是完全和諧的；他們實現這最高的靈魂於心中，由一切自私的慾望解放出來，又曉得這

大靈是常在於世界各種活動之中，故能得靜寂的境地。感靈者是由各方面而達於最高之神，獲得常在的和平，與萬物和合為一體，走入於宇宙生命之中。

這樣實現我們同萬物的關係，并由與神聯合後而加入於萬物的情形，在印度當為人類的最後目的與成就。

人能破壞，劫奪，賺錢，儲蓄，創造并發明，但是人所以能偉大，是在乎他的靈魂能了解萬物。倘若他的靈魂封在惡習慣的死殼裏，工作的盲目怒潮旋轉於他的四周，像狂風挾沙土瀰漫於地平線，他就有可怕的毀滅了。這樣就很能夠殘殺他的真精神，就是了解的精神 *the spirit of comprehension*。要之，人不是他自己的奴隸，也不是世界的奴隸；但他是一個情人。他的自由與成就都在情愛之中，這愛就是完全了解 *perfect emprehension* 的別名。以這了解的權力，生存的透澈，他便同普遍的精神 *all-pervading spirit* 相聯合，這精神也是他靈魂的呼吸。不論何處一個人若要排擠，好讓他自己卓越，并獵取優異，自誇高

出他人之上，他便同這精神隔離了。所以經典上說，達到人生的目標的人是「和平」，『與神合爲一體』，意謂他們是在人和自然的完全和諧裏，所以便能同神聯合爲一。

我們於耶穌的教訓裏，也可以看得這同樣的真理，他說：『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這就是指明不論何物，如果我們爲自己儲蓄的，便使我們同他人隔離了；我們的占有物就是我們的限制。凡是只知積蓄，自私之念達於極點的人，必不能穿過精神世界的了解門戶，這世界就是完全和諧的世界；他被關閉在他的有限所得物的狹窄圍牆裏。

所以經典上教訓的精神是：因爲要探求他（指真理與神），你應擁抱萬物。

莘莘爲利，實在是拋棄萬物，只獲得些微的東西，這不是達到完全 Completeness 的方法。

歐洲近代的幾個哲學家，都是直接或間接得經典的好處，但他們不去實行他們

所得的，反說印度的波羅門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抽象，否認世界上萬物的。總而言之，除却形而上學，沒有地方可以找出 *infinite being*。或者這種教理在我們國人的一部分還是存在流行。但是這一定不是依據印度心靈中流暢的精神而定的。這是實行和承認在萬物中無限的存在之練習，這無限的存在有不斷的靈感。

我們似有所指示而知道世界中所有的東西，都是被上帝包封的。

『我再三向那在水火中的，透遇全世界的，在每年收獲中，同時也在多年深林裏的神祈禱。』

這神能與世界分開麼？這不獨指示在萬物中可以看見神，而且在世界的物體裏敬禮他。經典上了解神的人對於宇宙的態度是一種崇拜的深感情。他崇拜的目的到處都有。使各種真實 *realities* 成爲真 *true*，就是這個活動有生氣的真

living truth。這種的真不祇是知識，乃是信仰。〔南無喇嘛〕“*Namo-namah*”——我們到處向他不斷祈禱的。在利希發生時，也曾承認這個，利希在一

種突然出神中的歡樂，對全世界說：你門精神不滅的兒子，住在天國的，都聽着，我已認識那最高的人 *supreme person*，他的光由黑暗裏照出來，燦然四射。我們有沒有找着直接的與確然經驗的格外歡悅，在歡悅那裏并見有些微曖昧或勉強

的痕跡麼？

釋迦發揮 *Upanishads* 經典教義的實際方面，也宣傳同樣的話，他說：『你們對於不論何物，上的或下的，近的或遠的，顯的隱的，都要保存無限之情之關係，不可怨恨，不可生殺戮的慾念。行，坐，起，臥，直至於睡，過這樣覺悟的生活，就是波羅門的快樂精神，換言之，就是不論動和靜，在波羅門的精神裏都有你們的歡樂。』

那精神是什麼？經典上說：『凡人在他的本質裏是光明，和萬物的生命，又是世界的覺悟 *world-conscious* 就是波羅門。』覺悟萬物就是他的精神。

我們是沉浸在他的意識之肉體和靈魂裏。太陽吸引地球是由於他的意識；光波在

這行星到那行星轉動，也是由於他的意識。

不獨在空間，而且這光和生命，這種全覺的生物，也在我們的靈魂裏。他在空間，或擴張的世界裏，是完全意識；在靈魂，或內包的世界裏，也是完全意識。

（以上他字是指波羅門）

這樣要獲世界的意識 *world-consciousness*，我們必須拿我們的情感 *feelings* 和瀾淪萬物無限的情感 *all-Pervasive infinite feeling* 相聯合。其實，人類真正唯一的進步，就是和這廣闊的情感範圍相一致。我們的詩文，哲學，科學，藝術；與宗教都從事於推廣我們意識的範圍，向於更高更大的地位。人由於占據較大的空間，不能得到正義的，也不是由於表面的行為所能得到的，但他的正義只推廣到他是真實的地方，而他的真實是用意識的範圍來衡量的。

雖然，我們必須付那得到意識自由的代價 *aprice for this attainment of the freedom of consciousness*。代價是什麼？就是把個人的自身撤

開。我們的靈魂，只有由於否認他自身，纔能夠使他自身真確地實現。經典上說：『你要得，必先棄，你不可強求。』

在 Gita 裏，勸告我們去工作，不要自私，宜放棄一切貪婪的結果。許多旁觀者評判這教訓都說，在印度所傳佈的世界的概念，在所謂無私心的根株上，似乎有點不真實。但是反面確是真理。

凡志在擴大他自己財產的人，他不論何物都輕視了。同他的自私心比較，以爲世界上其餘的東西都是不真實了。這樣所以人要完全覺知萬物的真實，必須跳出個人慾念的圈子。我們必須實踐這種的教訓，預備盡我們對於社會的責任——分人類的擔負。我們而努力達到較大的生活，必須『由放棄而獲得，切不可貪心。』“to gain by giving away, and not to be greedy”。照這樣，漸漸地擴張個人同萬物相一致的意識，就是人類的奮勉 the striving of humanity。

印度的真神——無限——(Infinite)不是淺陋空疏，不足取的。印度的利希

Rishis 很鄭重地說：『在這生命認識他，便成爲真實；不在這生命中認識他，便是死的寂寞。』那麼，怎樣認識他呢？『是在於個人和衆生中，去實現他。』不獨在自然界，而且在家庭，社會，國家，總之，我們使世界的意識實現越多，於我們越有益。實現失敗，就是我們走向毀滅的路徑上。

當我證實古代我們的預言詩人，立於印度的劇烈太陽光線之下，而以有親誼的而且歡悅的承認去歡迎世界時，使我充滿着大歡樂，且對於人類將來有大厚望。

這并非相信神人同形說的荒謬 anthropomorphic。并非把人在奇怪誇張的意象中四處映射，以爲人生的劇本，佈演於光影閃耀的自然劇場之巨大階級上。在反面，這意思是謂超過個人有限的範圍，不自限於人類，而且與萬物合爲一體。這并非是一種純粹理想的戲劇，都是由自身所有的迷惑與矜誇裏解放出來意識的自由。許多古時的先見者，覺得在他們心靈的深處有一種內力 energy，走入世界的無窮形式裏，與之相顛動，這內力表示自身於我們內部像意識一樣；互相聯合，沒

有罅隙。這些先見者不認死在真實的範圍裏，能創造一個罅隙。他們說：「他的反映是死，也是不死。」他們不承認在生和死中間有極端相反對的，而且很獨斷地說：『死就是生』。他們以同樣的快樂的和平去敬禮，『在現形和離形中的生命，』——過去的與未來的都隱藏於生命之中。他們懂得生命之隱現是像海面上的波浪，只有永久的生命才知道不朽不滅。

『萬物已從不滅的生命中跳出來，而且和生命相顫動，因為生命是至大的。』意識的無上自由的觀念，是我們祖先的貴重遺產，等我們去要求成爲自己的。這不祇是智能的或情感的，這是有倫理的根據，必須轉爲實行。經典上說：『至高的神是瀰淪一切的，所以在萬物裏他是天生的善良。』真實地在知識裏，情愛裏，服役裏，和萬物相聯合，實現一個人自身於瀰淪一切的神中，就是善良的精義，而且就是經典教訓的本旨：『生命是至大的。』

人生之實現

二 靈魂意識

我們已曉得古印度的熱望，是以推廣意識的範圍於全世界，生存活動於波羅門之中就是全意識而且瀾淪一切的精神之中，獲得歡樂。但是這雖可勸勉而行，仍是人所不可能的事情。若意識的擴張是向外進行的，那麼，就沒有窮盡了；這像拿杓子來汲海洋的水，想要渡過一樣。起始就要使萬物實現的人，結果便不能使一物實現。

其實，這不像這樣的可笑。凡人每天必須解決那擴大他的界限，和整理他的負擔的問題。他的負擔是很多的，多至不能勝任，但他曉得採取一種方法，就能夠減輕負擔的重量。不論何時，這負擔覺得太煩雜，笨重，他就知道這是因為他不能依照那安置每件事在適當的地位，和把重量分配均衡的方法的緣故。探討方法，其實就是探討聯合 *Unity* 與會通 *Synthesis*，用內部的調整 *inner adjustment* 使外部的各種物質能夠和諧，便是我們的企圖。在探討之時，我們漸

漸地明白只要尋出一個 One 就可以得到全體 All；這實是我們最後而且最高的特權。這是根據於聯合的定律，倘若我們知道這定律，就是我們內存的力 Abiding strength。這永久的原理是在真理裏面的權力；包含多數的那種聯合真理。事實衆多，真理只是一個。動物的智識知道事實，人的心靈有權力了解真理。蘋果從樹上墜下，雨下降於地——你只能記憶這些事實，永遠不能得結果。但是你已經獲得吸力的定律，你就不必記憶這許多事實。你已得一種管理無數事實的真理。這種真理的發展於人有純粹的愉快——這就是心靈的自由 Liberation of mind。因為單純的事實，好像一條只通自己的路徑——以外就沒有別徑了。但是真理開展一個地平線，引我們達到無限。所以當一個人像達爾文發見關於生物學的簡單普通的真理時，真理并不停止在那裏，都像一盞燈發出光線遠射過他所照的物，他照耀人類生命和思想，超越本來的目的。於是我們曉得真理是包涵於事實之中，不是事實的積聚便算是真理——真理從各方面超出許多事實之外，指到

無限的真實 infinite reality。

在意識的範圍裏，猶之在知識的範圍裏，凡人必須明明白白實現那使他能夠眺望最闊的，可能的範圍之中心真理 central truth。經典上說：『認識你自己的靈魂』，就是指這個目的。或者換一句話說，實現人人所有的一個聯合大原理。所有我們爲我的衝動，我們自私的欲念，都能蒙蔽我們靈魂的真視覺。因爲這種衝動與欲念只指示我們的狹我 narrow self。當我們自覺我們的靈魂時，我們就明白那超越我們的自私，而且同萬物有較深關係的內部物如。

小孩子初學各個單獨的字母時，覺得沒有趣味，因爲這字母沒有真正的意義；其實這字母要求我們只注意於他們自身，當爲孤立的東西，所以使我們發生厭倦。當這字母聯合起來，成爲字句，能夠傳達思想，就使我們覺得有愉快的意義了。若我們的靈魂分離而禁錮於自身的狹隘界限裏時，也同樣的失去他的重要意義了。因爲靈魂的真實是聯合。只能把自身同別的相聯合，才能找出他的真理，

也只在那時，才有他的歡樂。人類若沒有在自然界中發見劃一的定律，必定天天感受煩惱，而且處於恐怖的地位；世界也與他隔離了。他所發現的定律，不是別的，只是一種和諧的認識，行於人類靈魂和世界工作中間的理性。這是聯合的維繫，人類經過這個，就同他所住的世界有關係，而且當他尋出這個時，覺得非常歡樂，因為那時使他自身實現於他的周圍事物之中了。要明白任何事物，就是在這事物裏找出我們自己的事物，而且使我們欣快的就是在我們外面發現我們自身。這種了解的關係是一部分的，但愛的關係是完全的。在愛裏不同的意義，是要刪除的，而且人的靈魂在圓滿裏實踐他的目的，超越自身的界限，達到無限的門戶。所以愛是人類所能獲取的最大幸福，因為只有經過愛，他才真實知道他不是狹隘的自我，是同萬物合為一體的。

這聯合的原理，在人的靈魂裏，是永久活動的，且由文學，藝術，科學，社會，國民工藝，與宗教等，與四方八面發生關係。我們的大顯示者 *revealers* 就

是那些爲愛人類而捨棄自身去顯示靈魂的真意義的人。在愛的服役裏，他們抵擋讒謗和虐待，喪失和死。他們過靈魂的生活，并非自我的生活，并爲我們證明人類的最後真理。我們稱之爲 Mahatmas ——「大靈魂的人。」

有一種經典上說：『這不是因爲你喜悅你的兒子，你愛他；只是因爲喜悅你自己的靈魂，你才愛他。』“It is not that thou lovest thy son because thou desirest him, but thou lovest thy son because thou desirest thine own soul.”。這句的意思是我們不論所愛的何人，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出我們自己的靈魂是在最高的感覺裏。我們生存的最後真理，就在這裏。paramatma，最高的靈魂，是在於我，也在於我的兒子，而我的歡樂在於我們兒子，就是這種真理的實現。這已變爲很平常的事實了，然而我們一想我們所愛的人之憂樂，就是我們的憂樂——或且更甚——就覺得奇異了。爲什麼這樣？因爲在他們裏面，我們可以生長，并且在他們裏面，我們可以接觸包涵全宇宙的大真理。

我們愛子女，朋友，和別人，都阻抑我們靈魂更遠的實現，也是常有的事。

這能夠放大我們意識的範圍，是沒有疑感的，但却又限制這意識最自由的擴張。

雖然，這不過是初步，所有的奇異都在這初步自身裏。這能夠指示靈魂的眞本性

於我們。由這裏，使我們確實明白，我們最高的歡樂，是在乎我們能拋棄爲我的自私，而與別的相聯合。這種愛能給我們新權力；觀察，與心靈的美，使我們擴充到我們所建的制限以外，倘若那些制限失了彈力而與愛的精神相衝突，愛就無能爲力了；由是我們的友誼變爲排斥，家庭變爲自私而無禮意，我們的國家變爲孤立，對他民族有好戰的敵意。這好像以已燃的火於封固的信封裏，雖暫時照得很光亮，等到煙集不散，火燄也消滅了。無論火光未滅以先已證明其眞理，且使由黑暗，盲目，空虛，冷酷的把握裏，發現自由的歡樂。

照經典上說，宇宙的意識與神的意識，都在靈魂的意識裏面。明白我們的靈魂離開自身，就是第一步向着無上解放的實現 *realization of the supreme del-*

iverance。我們必須絕對堅決地知道我們就是精神。我們能够明白這個，是由於拋棄自身，由於超過驕傲，貪心，與恐怖，由於知道世俗的損失，與肉體的死，不能蒙蔽真理，并傷害我們靈的偉大。小鷄雖當啄破蛋殼時，知道包涵他好久的硬殼，實在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蛋殼是一種死的東西，不能生長，不能由這殼透視外界廣大前途的任何物事。無論這殼怎樣圓滿安全，必須打破，必須裂開，藉是可以自由取得日光和空氣，而成就鳥類生命的完全目的。在 *Walden* 裏說，鳥類是重生的。經過自克訓練的儀式，和至少有十二年深思的時期的人也是這樣；他需要簡單，心地純潔，有公正博大的精神，去負擔生命的所有責任。他算是由自身盲目的發展，重生出來，達到靈魂生活的自由；又同他的四周事物，有敏活的關係；且同宇宙合爲一體。

我已經忠告聽者，現在必須再忠告他們，使他們勿存着印度宣道人所傳佈的世界的捨棄與自身的捨棄，只引到消極的全空之觀念。他們的宗旨，是要靈魂實現

，或者，換句話說，在完滿的真理裏取得世界。耶蘇說：『祝福的人是溫柔的，因為他們可以承繼這地球。』就是這個意思。他宣示人類棄了自身的驕傲，然後達到真實的承繼，這一種的真理。在世界不必競爭去得地位；以靈魂不滅的正義，到處都可以得這地位。自身的驕傲，能妨害靈魂正當的職務——要同世界與世界的神相聯合，使他自身完全實現的職務。

釋迦同 Sathu Simha 論教時說：『Simha，我誠排斥活動，然僅排斥引到惡言，惡念，惡行的活動。Simha，我宣傳滅絕，也是實的，然僅限於自負，好色，惡念，和無識的滅絕，并非怨，愛，慈，和真的滅絕。』

釋迦所傳佈釋教的教理，是脫無識 Avidya 的束縛得來的自由。Avidya 能使我們的意識暗昧，且使之限於我們單獨自身的界限裏。使自我難以分離，也是這種無識，所以變成爲祇顧利己的驕傲，貪得，和殘酷的源流了。當人睡時，他關閉於他內體生活的狹小活動裏。他雖生活着，但他却不知道生命對於他周圍事

物的各種關係——因此他也不知道自身了。所以當人過 *avidya* 的生活時，他便禁錮於他的自身裏。這是精神的睡眠 *spiritual sleep*；他的意識并不充分覺醒到於他四周的最高真實，因此他亦不曉得他自己靈魂的真實。當他達到菩提 *Bodhi*，就是從自身的睡眠覺醒到意識的圓滿，他就成爲 *Buddha* 了。

有一次，我在孟買 *Bengal* 村莊，遇見兩個某教派的出家人。我問他們道：『你們能够告訴我，你們宗教的特色在那裏麼？』一個躊躇片時回答道：『這是難於解說的。』別一個道：『否，這是很簡單的。我們依着我們精神教師的指導，必須首先知道我們自己的靈魂，當我們已經做到這地步時，就在我們裏面找得至高的靈魂了。』我問：『你們爲什麼不將你們的教理，傳佈給全世界的人民呢？』他答道：『誰覺口渴，便自走到河邊。』我又問：『那麼，你們曉得是這樣麼？他們正在來麼？』他微笑一會兒，顯出一種沒有一絲不耐或焦慮的顏色，很自信說：『他們一定都會來。』

是的，這個荒曠的孟買莊裏簡便出家人說得不錯。人實在是要求衣食以外的需要滿足。他出來尋找他自身。人類的歷史是他到無知之鄉探求他不滅的自身——他的靈魂——的實現的行程之歷史。經多少國家的興亡；經資產的建築而又散若塵埃；經顯形於幻夢和熱望的各種徵象的大體之創造，而又棄之如小孩的玩具；經用以開創造的神秘之神鑰的鍛鍊，與經拋棄許多年月的工作，重復再做起幾種新形式；是的，人類是一代一代的經過這些事業，向着他的靈魂的最完全的實現方面走去——這靈魂是比人類所堆積的東西，建成的事業，創成的學理還大；這靈魂向前進行的路程，是永不被死或滅亡所阻當的。

人類的錯誤與失敗決不是瑣細微小的，這些錯誤與失敗已散佈巨大的毀壞於他的路途上；他的苦痛是很大的，有類產生巨大嬰孩一樣；這些痛苦，却是成就的開場，其範圍是無限的。人已經過許多痛苦，却仍舊在各方面做以身殉教的事情，他的館舍是他做的祭壇，他每天帶許多種類奇異，數量偉大的犧牲到那裏。倘若

他依舊不覺在他靈魂裏最深的歡樂，所有這些東西，要成爲絕對無意義與難堪了；靈魂的歡樂，是以受苦去試其神力，以拋棄去證明其無窮富有。是的，他們都來了，清教徒，及一切——來到他們的世界的真遺傳物那裏，他們放大他們的意識，找尋逐漸向高的聯合，漸漸走近那無所不包涵的中心真理 *one central truth which is all comprehensive*。

人的貧乏是不可測的，他的需要是無窮的，直到他真實覺悟他的靈魂。到那時，他看世界是處於不斷變遷的地位——一種似是而非的幻想。因爲一個已在那裏實現他靈魂的人，是宇宙的一個確定中心，環繞中心，四周無論何物都能獲得適當的地位，而且從那裏只有他能夠提取并享受和諧生命的幸福。

譬如地球，起始不過星雲，其中碎片，因熱力膨漲，四處飛散。這時地球未成爲固定形體，無所謂美，也無所謂目的，只有熱與運動而已。以後漸漸將這糾紛爭亂的物質，都一一支配於惟一的中心，結做一個完滿的形體時，就在太陽系中

占一個適宜的位置，像綠翡翠懸在金鋼頸環中一樣。人類的靈魂，也是如此。當靈魂困惑於肉情的熱，與盲目的衝動時，我們不能有所與，也不能有所受。以後藉自制的力，發現靈魂的中心；就把各種相爭奪的要素，成爲調和，一切孤立的意見，也成爲智慧；那時我們心的暫時衝動，在愛裏找得完滿了，并且人生的種種用意，都啓示無限的目的 infinite purpose，即一切的思想與行爲，在內部和諸裏，成爲難解難分。

大經典說：『你們須認識唯一，就是靈魂。這是引入不滅 immortal beings 的津樑。』

找得在人裏面的唯一，是人的最後目的；——就是人的真理，人的靈魂。也是精神生活，與天國大門的鑰匙。人的欲望是很多的，而且這欲望狂追世界的各種物件，因爲在那裏這欲望有生命與成就。但是在人裏面的唯一，是永遠去找尋聯合——聯合知識，聯合情愛與意志的目的；其最高的歡樂是在永久和合裏達無限

的一致時候。所以大經典說：『除了那些心志沉靜的人，並沒有他人能夠以在靈魂中實現一種顯示於衆生相裏的意義，去獲得常住的歡樂。』

我們裏面的唯一，由世界所有的不同中通過他的路徑，達到萬物一致；這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歡樂。但是，靈魂若沒有自己的光在一閃間能夠看見他所找尋的燈，去走那迂曲的路，是永不會達到的。我們自己的靈魂裏，最高唯一的視覺，是直接的直覺 *immediate intuition*，全然不根於推論 *ratiocination* 或論證 *demonstration* 的。我們眼睛很自然的把一個物體看做一個整體 *whole*，不是把他分爲幾部分，只是把各部聯合起來同我們自身一致。我們靈魂意識的直覺也是如此，很自然的完全與最高唯一，實現其一致。

大經典說：『在宇宙活動裏，顯示他自身的神，是常在人心，如至高的靈魂。那些由心的直接知覺去實現這靈魂的人，可以得到不滅。』

他是 *Vishvakarma*，他的外部顯示是存在自然界之衆多形式或勢力裏；但是

他的內部顯示存在我們的靈魂裏，是聯合的。我們探求自然界裏的真理，是由分析和科學的方法來的，然我們要了解靈魂裏的真理，是由直接和直接的直覺來的。

我們不能用逐漸所得到的繼續不斷的知識，獲得至高的靈魂，因為靈是一，不是許多部分湊合成的；我們只能認他做我們心中的心，和靈魂裏的靈魂；我們只能在愛裏，在歡樂裏認識他，當我們捨棄自身，面對面立在對着他，才覺得這至高靈魂的存在。

從人類心中發出的最深和最懇切的禱告，在古語裏已經說過：「啊，你自身是一個顯示者，顯示你自身於我。」我們處於痛苦之中，因為我們是自私的動物，——這種物的自身，是不撓屈而狹窄的，沒有光照射出來的，對於無限是盲目的。

我們的自身是喧鬧的，并雜着不和睦的音浪——不是以絃索與永久的音樂相和奏的合拍胡琴。不知足的嘆息，失敗的疲乏，對於過去的抱恨，和對於將來的憂思，騷擾我們淺狹的心，因為我們沒有找得我們的靈魂，并且自身顯示的精神 Self-

revealing spirit 也未表現於我們裏面。所以我們的禱告說『啊，你可畏者，用你有恩澤的微笑，常常來拯救我。』我們的自負心，無厭的貪心，占有物的驕傲，心的孤立之隔離，都是一襲窒息的死衣。『Buddha，啊，你可畏者，劈開兩面黑暗的包封，放出你有恩澤的微笑之救人光線，來普照這黑夜，并警醒我的靈魂。』

『從不真實引我到真實，從黑暗到光明，從死到永生。』但是人怎能希望這種禱告許諾呢？因無限是真與非真，死與不死中間的距離。然而當自身顯示者在靈魂裏顯示自身時，頃刻就可以渡這不可測量的海灣。在那裏，不可思議的事遇見了，因為那裏是有限與無限的聚會地。『上帝，掃除我們一切的罪惡！』因為罪惡中人是處於有限的部分，與在他內部的無限相對。使他的靈魂失敗，是由他的自私。這好像一種損失極巨的賭博，人以其所做孤注去贏得一部分。

罪惡是真的污點，能蒙蔽我們意識的純潔。在罪惡中，我們熱望快樂，并非因

爲這些快樂是真正可想望的，只因爲我們熱情的紅光，使他們現出可想望的；我們渴想東西，并非這些東西自身是偉大的，只因爲我們的貪心誇張他們，使之現出好像是偉大的。這種的誇張，這種東西背景的虛偽，在在破壞我們生命的和諧；我們失去價值的標準，被生活中的各種互相爭競的私心之虛偽要求所困惑。因爲不以他的天性的本質，歸於最高唯一的聯合和管理之下，所以使人覺得離開神的苦痛，發出極誠懇的禱告：『啊上帝。啊天父，掃除我們的一切罪惡，給我們善良。』

這善良就是我們靈魂每天的糧食。在我們的快樂 *Pleasure* 裏，我們限制於我們自身，在善良裏，我便是自由而屬於萬有。在娘胎裏的小孩由他生命和母親較大生命的聯合，取得他的糧食，所以我們的靈魂，只有由於他內部親屬承認的善良，和環繞他四周而資以養生，與無限相交通的河道而受供養。所以說：『神降福於渴望正義的人，因爲他們應當滿足。』因爲正義是靈魂的神聖食品；只有這個能夠滿足他，使他過無限的生活，幫助他向永久方面生長。『我們崇拜我們生命享

樂所由來的人，我們也崇拜我們靈魂的善良所由來的人。我們崇拜善良，——最善良的人，」由那裏我們同萬物聯合，就是在和平與諧和裏，在善良與愛裏。

人的呼求是要達他最完滿的表白。引他去求財產與權力的就是這自身表白的欲望。但是他發見堆積 *accumulation* 不是實現。顯示於他的是內部的光，不是外部的物。當這光發亮時，他立刻知道人的最高顯示 *highest revelation* 就是在他裏面神的自己顯示 *god's own revelation*。人的呼求確是為這個——他的靈魂的表現，這就是在他裏面神的表現 *manifestation of god*。當人的靈魂實現他自身於無限之靈 *infinite being* 時，——這無限之靈名曰 *avta*，他的意義就是表白 *expression*——這人就成為圓滿的人，達到他最完全的表白。

人的真困苦是為未由迷途完全走出，且自身蒙蔽，迷惑於自己欲望之中。他不能在個人的範圍以外，覺他自身，他的較大自身 *greater self* 被抹殺了，他的真理，也不能實現了。所以他的禱告是：『你，表現的精神，在我裏面現你自身

。』這種渴望他自身的完全表白，比他渴望養生的物質，與貪求財產及尊榮更深切。這種禱告不獨是各個人自己發出來的；是存在於萬物的深處，是在人裏面的 *avil*，不斷的催勸，這 *avil* 就是永久表現的精神 *spirit of eternal manifestation*。在有限裏，無限的顯示，——一切創造的動機，其圓滿不是在星光燦爛的天體裏與花的美麗裏，可以看得見的。却在人的靈魂裏。因為意志在意志裏，找得其表現，自由在降服的自由 *freedom of surrender* 裏贏得其最後的獎品。

所以，宇宙的大帝不以他的皇位來遮蔭的，就是人的自身——他任這自身自由。人的身體與心理的組織都是與自然有關係的，人必須承認宇宙的定律，但自身可以自由不受拘束。我們的神來到我們心裏，是像一位客人，不當做一個大帝，所以他必須等待主人的邀請。神由我們的自身那裏，取銷他的命令；因為他要吸取我們的情愛。他的武裝兵隊，自然定律，都站在大門以外，只有美——愛的使者，可以允許入自身的境界之內。

只有在意志的境界，混亂之徒是允許入內的；只有在人的自身裏，非真理與非正義的競爭，是握得他（指自身）的主權的；到此境地，所以我們很悲痛的呼道：「倘若有神，這種不合理的事是不通行的。」其實，神立於我們自身之旁，他的忍耐力不知道界限的，而且即使關閉他在那裏，他決不強迫開門。因為我們的自身必要獲得最後的意義，——就是靈魂，非由於神力的強迫，只是由於愛，這樣就在自由裏，與神合為一體了。

凡精神已同神合為一體的人，立在人前如同人類最高的花。由此，他在真理內明白他是什麼；因為 $\triangleright \triangleleft$ 在人的靈魂裏，是對着他顯示，如同神對他最圓滿的顯示一樣；由此，我們看見最高的意志同我們的意志的聯合，我們的愛和無窮的愛的聯合。

所以在我們國裏凡真愛神的人，都受人的崇拜，這種崇拜在西方幾乎當做瀆神了。我們在這人裏面，看見神的志願已成就，對於他的顯示所有最困難的障礙也

移去，而且神自己的歡樂，在人類裏面，像花朵一樣也欣欣向榮了。由他那裏，我們覺待人類的全世界，遍佈着神聖的樸素。他的生命，用神的愛燃燒着，使我們所有地面的愛有光輝。我們生命所有親切的交接，快樂與痛苦的經驗，都聚集一起環於神聖之愛四周。無限神秘的接觸，超過凡庸與卑陋，使生命發出不可言表的音樂。樹根木，星辰，與青山，對我們都現露出像一種不能用言語表明的而且有意義的符號。當一個人的靈魂拖其自身的重幕於一旁時，當他的幕揭起同他的永久情人相會面時，我們好像看守着天主，在一個新世界的創造之真動作裏面。

但這種情形是什麼？這好像春天的早晨，在他生命裏，美裏，雖是不同，却又合一與完全的。當人的生命，免除困亂時，就尋出在靈魂裏的聯合，於是無限的意識，立刻對於生命，成爲直接和自然，好像光之於燄一樣。生命所有的爭鬥與矛盾都調停了；知識，愛，與動作都和諧了；快樂與痛苦，在美裏合爲一了；享樂與犧牲在善良裏也相等了；有限與無限間的裂縫，充滿着愛而且溢出了；每

個時候，都帶着生命不滅的消息；在花與果的形式裏，無定形 Formless 對我出現了；無限抱我們在他臂裏，好似父親似的，而走在我們身旁，又像朋友似的。

這只是靈魂，人類裏面的唯一 One。以其天性，能克服一切的限制，找出與最高唯一和合的。若使我們還未達到內部和諧，與我們存在的整體，那麼，生命仍是習慣的生命。世界對於我們仍舊像一部機器似的，有用的地方，去管理他，有危險的地方，去抵制他，終不能在他同我們的完全友誼裏，在他的物質的天性和精神的生命裏，與美裏去認識他。

人生之實現

三、惡的問題

爲什麼有惡存在的問題，是與爲什麼有缺點的問題一樣的，或者，換句話說，爲什麼在萬有裏有創造。我們必須假定他不能不這樣的；創造必須是不完全的，必須是漸漸的，而問這種問題『爲什麼我們存在』是無益的。

但這是我們所必須問的真問題：這種缺點是最後的真嗎？惡是絕對的和最後的嗎？譬如河有他的境界，就是河岸，但是一條河全是河岸嗎？或者河岸是關於河的最後事實嗎？這些障礙自身不給他的水一個前進的行動嗎？an onward motion？牽繩束縛着一隻船，然而這種束縛就是他的意義嗎？他不在同時拖着船前進嗎？

世界的潮流有他境界的，否則不能有存在，但是他的目的 purpose 不在阻止他的境界裏顯示，而在他的運動裏顯示，這種運動是向着圓滿的。世界裏應當有障礙和受苦，並不以爲詫異，所詫異的在那裏應當有規律和秩序，美和快樂，善和

愛。人類在他存在中所有的神的觀念是一切驚奇的驚奇。在他生活的深處，他已覺得凡現露出來得像有缺點的，都是圓滿的顯示；正像聽音樂的人知道圓滿的一首歌，其實他只是聽了一節的音調。人已找出那被限制的東西不是幽閉於有限中的奇語了，他是永遠運動，而因此時時流出他的限制的。其實，缺點不是圓滿的；有限不是反對無限的：他們只是顯示於一部分的完全，且無限是在有限裏面顯示出來。

痛苦，就是我們有限之事的感覺，並不是我們生活裏的一種固定。痛苦在自身裏不是像快樂似的是一個目的。遇着了痛苦便知道他沒有關係於創造的真正久永中。他是在我們理智生活中所有的錯誤。經過科學發達的歷史是經過不同時期所流行的錯誤的迷路。然而沒有一人真正相信科學是掃除錯誤的唯一圓滿的方法的。真理的進步的確實是科學歷史上所記的重要事情，不是他無數的錯誤。謬誤，由他的本性，是不能靜止的；他不能同真理居住；像一個浮浪人一樣，當

他不能付足他的欠項時，他必須立即離開他的寓所。

在任何惡的形式裏，猶之在心智的謬誤裏，他的本質是不永久的，因為他不能同總體一致。他每時被事物的總數所修改而改變他的景象。我們由於想像他是停止不變而過言了他的重要。設使我們能够聚集地球上時時所發生的死和朽敗的極大總數的統計，這些東西便要驚嚇我們。然惡是永遠進行的；雖則他有不可計數的浩大，然並沒有很利害的阻礙我們生活的潮流，而且我們找出供養生類的土，水和空氣仍舊是新鮮和清潔的。一切統計包括着我們的冀圖去代表什麼是在運動裏的；而且在歷程中，事物好像有一種重量在我們心裏，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這個理由，凡人由他自認有關係於生活的任何特別景象的，易於誇大他的比例；對於事實放着不適當的緊壓，他便失去他所堅持的真理。一個偵探可有機會詳細地研究罪惡，但是他失去了在全社會經濟上與罪惡有關係地方的意義了。當科學聚集事實去說明那生活界中進行的生存競爭時，他舉起一幅『宇宙紅着爪牙』的圖於

我們心中。但是在這些心靈的圖上我們把那真正可消失的顏色和輪廓固定着。這好像在我們身體的每方寸上計算空氣的重量，去證明空氣必定於我們是壓重的。雖然，他同每個重量有一種調和的，而我們的負重是減輕的。他同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也有一種相互之利益的。有愛子女和伴侶的愛的；有由愛而起的自我犧牲的；而這種愛是生活的正面元素。

倘若我們使我們觀察的探海燈不住的照到死的事實上去，要顯得世界如同藏屍所了；但是在生活世界裏我們找得死的觀念是不能佔據於我們心中的。並非因為他不顯明，不過因為他是生活的負面景象；正像，雖則事實上我們每秒鐘都要閉我們眼簾，終算眼睛是開着的。生活的全體是永不以死為意的。他在死的表面上笑，跳舞，遊戲，建造，積蓄，並愛人。只有當我們只看一個死的單獨事實時，我們就看見他的無神氣而變成喪膽。我們沒有看見生活的全體，在全體中，死不過是一部分的。這好像從顯微鏡中看一塊布。這布就像一隻網；我們注視着布

的大孔下就在想像中生出恐怖。但是死并非最後的真實。死看似黑的也像天空似青的一樣；但是死並不玷污生存，也正像天空不使他的污點染着鳥翼一樣。

當我們看小孩學步時，我們看見他無數次的失敗；他的成功很不多。倘若我們限制我們的觀察於時間的狹小範圍內，那所見的不確了。但是我們找出雖則他再三的失敗，然在小孩有一種快樂的動力，這種動力就是維持他至成功。我們只知道小孩學步的傾跌，並不知在傾跌中時時都能生出維持兩腳平均的勢力。

像小孩學步時所遇的事一樣，我們每天生活也在各種形式裏遇着種種痛苦，表現我們的知識和有用的勢力，和我們意志的適用上的缺點。倘若這些對於我們只示我們的弱點，那末我們應當全然憂鬱死了。當我們為觀察而選擇一種我們活動的有限面積時，我們單獨的失敗和憂愁就要瀰漫在我們心中，但是我們的生活自然地引我們取較寬廣的眼界。這眼界給我們一種永遠帶我們能超越現時的限制之圓滿觀念。在我們裏面，我們有一種希望，這希望常常在我們狹隘的經驗前面走；

這就是我們無限中不滅的信仰；他永不承受我們無能的任何表現當做永久事實；他對於他自己的範圍不設限制；他敢斷言人是和神合一的；他幻想的夢境漸漸地變成真實。

當我們向着無限安放我們的心靈時，我們就看見真理了。真的觀念不在狹窄的現時，不在我們直接的感覺，而在我們總體的意識，這種意識給我們一種在我們確實有的裏面，我們所應當有的嘗試。在我們生活裏無論意識或無意識的我們都有真的感覺，這真是大過他的外象的；因為我們的生活是向着無限而且在運動中的。生活的熱望因此較他的功績大，而且當他進行時，他找得真的實現未曾留他擱淺在結局的沙漠上，只是帶他到寬廣的一處地方。惡不能在大路上全然阻止生活的進行而奪他的所有的。因為惡必須進行，他必須變成善；他不能立定着而襲擊萬有的。倘若微小的惡能夠不定的停在無論何處，那末他要深沉下去而蝕生存的真理了。雖則這樣，人並不真正信仰惡，正像他不能相信西洋胡琴的絃是故意做

來去創造不諧的音律，雖得統計的助，能按照算理證明不諧的可能，是遠較和諧的可能爲大。圓滿的可能勝過真的矛盾。沒有疑惑有些人斷言生存是一種絕對惡了，但人類永遠不以爲意。他們的悲觀主義是一種純粹的形態，聰明的或多情的；但生活自身是樂觀的：他要前進。悲觀主義是一種心靈酒癖的外象，他擯斥宜于衛生的滋養品，耽於劇烈的狂飲，並生出一種憂鬱，這憂鬱使他沉溺愈深。倘若生存是一種惡，他不等哲學來證明了。這像證明一個自殺的人，當時他的肉體是在你面前。生存自身在這裏證明他必不是一種惡。

凡不是全然的缺點而他的觀念有圓滿的一種缺點必須經過永久實現。這樣，從非真去實現真是我們知慧的職務，而知識不是別的，只是繼續不斷的燃燒錯誤去釋放真的光。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德性，必須由於繼續不斷地克服惡而達到圓滿，或由我們的外部，或由我們的內部，或由內外兩部；我們肉體上的生活時時消費具體物質而維持他生活的火；而我們道德上的生活也有他燃燒的料。這種生活歷程

正在進行——我們知道他，我們已經覺得他；而且我們有一種非反面的單獨例証所能動搖的信仰，就是人性的方向是從惡到善的。因為我們覺得善是人類天性的正面元素，而每時代每地方人所最寶貴的是善的觀念。我們已經知道善，我們已經愛他，而且我們已致最敬禮於那些在他們一生顯示所謂善的人了。

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是善；我們道德的性質是什麼意思？我的回答是，當一個人起始有他自我的寬廣的視覺時，當他曉得他的將來有更大於現在時，然後他才覺知他道德的性質。於是他明白他所未達到的，而他尙未經經驗過的情形，也比較在他直接經驗下的較為真實了。他生活的配景必須改變，他的意志必須代替他的願望。因意志是較大生活的最高願望，這種生活的大部分，是我們現在所不能及到的，生活目的之大半，是不在我們所見的面前的。於是我們較卑低的人同較偉大的人，我們的願望同我們的意志，影響我們覺識的慾望與在我們心中的目的，生起衝突來了。於是我們起始在我們所渴求的所謂善的中間區別出來了。因為善

就是渴求我們的大我。這樣，善的覺識從我們生活的較真的見解裏出來了，這是生活界全體的連接的見解，斟酌那不獨現在在我們面前的，並且那不在我們面前的，或者永不能夠是人間的。凡有先見的人，覺得對尚未存在的生活，比那同他已存在的生活更爲傾心，所以他爲未實現的將來，預備犧牲他現在的意向。這樣他變成偉大，因爲他確實懂得真理。就是很自私的人也必須承認這種真理，而制遏他直接的衝動——換句話說，必須成爲有道德的。因爲我們由道德的能力，能知道生活不是碎片做成的，無目標的，不連續的。這種人類的道德意識不獨使人有一種能力去知道自我是在時間內有連續性的，並且能夠使人知道當他只限於自己的自我時，他便不是真的。人在真理上比他在事實上較多。他真正屬於那不包含於他自己的特性中的個人的，而且他永不喜歡知道這個。他如果他對於在他的現在意識外面之將來的自我有一種感覺時，那末，他對於在他個性限制以外的大我也有意識。不有這種意識到某度限的，這些人永不爲別人犧牲他自私的慾望，也永

不爲使他人快樂的緣故，遭遇一點損失煩勞，自己引爲快樂。人不是一種分離的生類，他有一種普遍的景象，這確是真理；而當他承認這個得，變成偉大了。就是最惡的自私，當他找尋能力做惡時，也必須承認這個的；因爲他不能夠不顧真理而會強的。所以因爲要求真理的幫助，自私必須不自私到某種度限。一隊盜賊必須有賴道德才可結合一隊；他們可劫奪全世界，但不可彼此劫奪。要使一種不道德的冀望成功，有幾種軍器必須是道德的。其實，常常最能給我們能力做惡的，爲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別的個人的，剝奪別人的正當權利的，就是我們真道德的力量。動物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因爲他只知道直接的現在；人類的生活也能成爲不道德的，但這不道德只意謂生活必須有一種道德的基礎。所謂不道德是不圓滿的道德；正像所謂僞是小限度的真，否則竟不能算爲僞。不看見是盲目，但誤視只是不完滿的視。人類的自私是看見生活的少許連接，和少許目的的起頭；而依照他命令的動作是需要行爲的自制和規則。一個自私的人爲他的自我願受煩勞

，他受盡艱辛和困苦，沒有一句怨言，只因他知道所謂痛苦和煩勞，從短時間的觀察點看起來，是恰巧在較大的眼界看時的相反。這樣，較小的人的損失是較偉大的人的利益，而較偉大的人的損失是較小的人的利益了。

一個人為一種觀念而活，為他的國家而活，和為人性的善而活，他的生活就有闊大的意義，到那種度限，痛苦對他成為比較的不重要了。過善的生活是過一切的生活。快樂是為一個人自己的自我的，但善是關係於全人類的幸福而始終的。從善的觀察點看，快樂和痛苦有不同的意義；所以有時避快樂尋求痛苦，且以死的自身為可歡迎，使生活有較高的價值。從人生的這些觀察點，善的觀察點看，快樂和痛苦失去他們絕對的價值了。殉教者在歷史上證明這事，而我們在每天生活上也這樣證明。當我們從海裏拿一瓶水時，他有他的重量，但是當我們浸入海自身裏時，有一千瓶水在我們頭上流，我們並不覺得他們的重量。我們都是用我們的力量帶自我的水瓶；所以當在自私的平面上，快樂和痛苦都有他們的全重量，在道德

的平面上他們便是很輕，所以一般達到這地位的人，我們都看做忍辛茹痛的偉人。生活於圓滿的善裏是於無限裏實現一個人的生活。這是生活的最充滿的見解，這種生活我們能夠由生活全體的道德之固有能力而得到的。釋迦的教訓是培養這道德的勢力到最高的度限，並知道我們活動的範圍是不限於我們淺狹自我的平面的。這是耶穌天國的幻想。當我們達到那普遍的生活時，就是道德的生活時，我們便免除了快樂和痛苦的束縛，而自我空虛的地方，也充滿着從無量愛裏跳出來的一種不能言的快樂。在這種情形，靈魂的活動是全然格外加強，不過他的原動力不是從慾望而起的，是在他自己的快樂裏來的。這是 *Bita* 的 *arma-yoga*，就是由無私的善的活動之練習，同無限的活動合而為一的方法。

當釋迦冥想免除人類痛苦的方法時，他得到這種真理：『當人沈浸個人於宇宙之中，而達到最高的目的時，他就免除痛苦的束縛。』讓我們把這個要點更加完全地考慮。

一次，我的一個學生把他在狂風中所經歷的危險述給我聽時，他說他在這時候始終心裏被一種感覺煩惱着，他覺得對於自然界中這種大騷動的行為，他只是如同一握的塵埃。他是一個有他自己的意志的特殊人物，但對所遇的事，却沒有絲毫權力。

我說，『倘若推重我們的個性，能夠從他的路上管理自然界，那末，最受害的要算是個人了。』

但他堅持着他的疑惑，說有這種事實不能不顧慮着我存在的感覺。我們裏面的『真我』，找尋一種關係。

我回答他說『真我』是同着『非我』，有關係的，所以我們必須有一種兩者共同的中間物，而且我們必須絕對的決定他對於『真我』，猶之他的對於『非我』。

這就是必須在這裏重述的。我們必須記得我們個性的本質，是被強迫着去找尋普遍的。倘若我們的身體試食他自己的物質，只等着死，倘若我們的眼睛，只

能看見眼睛自身，便失去他職務的意義。

正像我們找得想像越強，純粹的想像越少，而越同真和諧，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個性越強，他越向着普遍擴張。因爲人格的偉大不在他自身，只在他的容量，這就是普遍，正像湖的深淺不由他中空的形式大小而定，必由水的深處而定。

所以，倘若我們天性的渴望是求真實 *reality*，而且我們的人格在創造的幻想的普遍裏不能得到快樂都是一種真理，那末，我們的意志，只能照萬物的定律，去應付一切，必不能同他們一起暢所欲言，是顯然了。有時真實的拘執成見妨礙我們的意志，常常領我們到禍患，正像地球的隱固，要傷害學步而跌倒的小孩。雖然，傷害他便是使他走的可能。一次，當我的船在橋下過時，桅子黏住了一根橋樑。設使桅子暫時彎下一寸或二寸，或橋升起他的橋面，同一隻欠伸的貓，或河退讓，那末，一切都要順利於我了。但是這些東西並不這樣。故我能利用河，借助了桅子能在河面駛行，而且當河流不便利時，我能依賴橋，就是這個緣因。

事物只是這樣，倘若我們要處置他們，必須明曉他們，而明曉他們是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願望不是他們的定律。這種明曉，於我們是一種快樂，因為明曉是我們同我們以外事物的關係的道路之一；這是使他們變為我們自己的，並且是擴張我們的自我的限制。

每步我們必須考察事物，比考察我們自身為多。因為只有在死裏面我們是單獨的。當一個詩人能夠使他自身的觀念衆人快樂時，他是一個真詩人，若使沒有一種為聽客所公有的物做媒介，便不能做得到。這種普通語有他自己的規律的，這種規律，詩人必須發現而順從，這樣做，他便成了真實，而且達到詩的不朽了。

那時我們知道人的個性不是最高的真理，在他裏面有所謂普遍，倘若他的生活只注意他自己的自我世界裏，那末，那個要算是幻想的最壞的牢獄了，因為人類最深的快樂，是在漸漸的同萬物愈聯合愈廣大。這個，像我們所知道，倘若沒有公之於衆的定律，是不可能的。只有發現這種定律而順從他，我們便能成偉大，我

們也能實現普遍；同時我們單獨的慾望若同普遍的定律衝突一天，我們便受痛苦而無用一天。

從前有一時代我們祈求特別的認可，我們希望爲我們自己的便利，自然律應當中止維持。但是現在我們知道較多了。我們知道定律是不能棄置的。而且在這種知識裏我們已變成強固了。因爲這種定律不是某種東西可以離開我們的，這實現是我們自己的。在普遍定律裏所顯示的普遍勢力，是同我們自己的勢力合一的。我們在微小的地方，我們在抵抗萬物的潮流的地方，他便逆拒我們；但我們在偉大的地方，同一切都是一致的地方，他便幫助我們。這樣，由科學的幫助，當我們知道自然律較多時，我們在勢力裏獲勝；我們趨於達到一種普遍的物體。我們所見的機關，我們移動的機關，我們的體力，變成蓋世無雙；蒸氣和電力變成我們的神經和肌肉。這樣，我們找得全然經過宇宙，是有那無阻隔的關係的原理，憑藉了那種原理，我們能夠叫全世界是我們擴張的身體，而因此用他，正像經過

我們身體的機關，也有一種關係的原理，憑藉了那種原理，我們能夠叫全身體是我們自己的，而且能夠這樣用他。在科學的這時期，我們的努力，完全是建設我們的要求『世界自我』，我們知道所有我們的貧乏和受苦，都因不能實現我們這種正當要求。我們的勢力是沒有限制的，因為我們不是在權力普通外面，這權力是普通律的表現。我們克服病和死，痛和貧；因為由科學的知識，我們不停止的去實現這普遍於物質的景象中。而當我們有進步時，我們找得痛，病，貧，都不是絕對的，這不過是我們單獨的自我，對於普遍的自我缺乏調和罷了。

我們精神的生活也是一樣的。當我們裏面單獨的人怒擊普遍的人的合法規則時，我們道德上變成卑微而必須受苦了。在這種情形，我們的成功，是我們最大的失敗，而我們慾望的真成就，使我們更加貧乏，我們為我們自身貪求特別的贏利，我們要享受那沒有人能夠預分的利益。但是絕對特別的萬物，必須同所謂普通的去連續一種永久的交戰。在這種內亂的情形中，人類常常住在防禦物的後面，

而且在任何自私的文明中，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真的家，只是在我們四周的機械的防禦物。然而我們訴說我們是不快樂，似乎在事物的本性中有些遺留物，使我們不幸了。普遍的精神正在等待以幸福充滿我們，但是我們單獨的精神擬不受他。到處惹起衝突和紛擾，傾覆社會和惹起各種的不幸，都是我們自我的生活。他攜帶萬物到這種情形，遂至我們為維持秩序起見，必須創造阻壓，組織專制的形式，和暴戾的制度在我們中間，因此人道隨時被遏服了。我們已經知道因為要有能力，我們必須服從普遍勢力的定律，實地去實現他們是我們自己的。所以，因為要幸福，我們必須使我們單獨的意志，從普遍的意志的主權，而且在真理中，我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意志，當我們達到那種情形，在那裏我們裏面的有限和無限的調和是圓滿的，於是痛苦自身變成一種有價值的抵償之物了。他變成一種度量的尺，用了他能夠衡量我們快樂的真價的。

人從他的生活所能學得的最重要的教訓。並非在這世界中有痛苦存在，應知

遭痛苦靠人利用他，成爲有用，而且人把痛苦變成快樂可能的，這教訓對於我們尙未全然失去，且沒有生人願被剝奪他痛苦的權利的，因爲那就是他做人的權利。

有一天，一個苦工的妻，對我悲痛地訴說伊的大兒子將送到一位有錢的親戚家裏去住幾個月了。使伊感動的，是要使伊免了煩勞的所含的善意，因爲母親的愛子，由伊愛的難移動的權利而來。這是母親自己的，且伊並不願爲月利便讓給他人。

人的自由永不能救濟煩勞的，不過爲他自己的好勞而任勞，使煩勞在他快樂中成爲一種元素，便是自由了。只有當我們確實曉得我們單獨的自我，不是我們生類的最高意義，並知道在我們裏面我們有不死的，不怕死或受苦的，把痛苦視爲快樂的別一面的世界的人時，他能够做到這樣。凡已經明白這個的，便知道我們的真財富，就是痛苦，而且這痛苦已使我們成爲偉大與有價值在圓滿得到位置。他知道我們不是乞者；爲這種生活中有價值的萬物，爲我們的權力，爲我們的智慧，爲我們的愛，我們所必須付的是現幣；並知道在痛苦中，那圓滿無限可能，和快樂的

永久顯明，是表示出來的；承受痛苦而失所有快樂的人，逐漸地沉下到窮乏和退化的最深處。爲自我快樂而呼籲痛苦的幫助時，痛苦便變成惡，而且拋我們到不幸，去報復伊所受的侮辱。因爲伊是崇奉不滅的圓滿祭儀的貞女，而當伊受着真的地位於無限的祭壇前時，伊拋棄伊黑暗的面幕，而露出伊的面龐於觀者，如同無上快樂的顯露一樣。

四 自我的實現

在我實在的一端，我是一個同木石爲伍的人，在那裏我必須認識宇宙定律，而生存的根基，就深埋在那裏。他的力量伏在博大世界的緊抱裏，和他同萬物交接的完滿裏。

但在我實在的他端，我和世界隔絕的。我已打破平等的牽制而獨立像個人。我是完全單獨的，我是我，我是無匹的。自然的總量不能壓服我的個性。雖然有許多極大的引力，我仍舊能夠維持這個性。個性的形式是小，但實質是大的。因爲他能堅持他自身，去抵抗那剝奪他而使他成爲無價值的勢力。

這是自我最高層之構造，從無限的深淵裏，黑暗的根基裏升到亮裏來，自豪他的孤立，自矜他本着建築師個人惟一的意義所給予的形體，這建築全世界尋不出副本的。倘若個性毀壞了，即使物質沒有損失，原子沒有一個毀壞，結晶在裏面的創造的快樂一定消滅了。所以倘若我們被剝奪了這種特性，就是我們只能夠叫做

個性占爲己有的，我們簡直可算破產，不獨這樣，還可以算全世界的一個損失。

個性最有價值，因爲他是非普遍的。所以只有由于個性，我們能夠了解宇宙，比我們昏昏沉沉地處在宇宙胸中，而不自覺我們的特異較真確得多了。宇宙永遠在和含裏面尋找圓滿。而們必須保守我們單一的欲望，就是宇宙要我們活動的欲望。在我們自身裏給我們快樂的，是在我們裏面的無限快樂。

有些人以自我的離相爲他最寶貴的所有物，這可在他爲這個緣故而受苦和犯罪的地方證明的。不過分離的覺悟，是從吃智識果子時已經來了。這樣人才有羞恥，犯罪和死；但是却比自我安逸無慮地睡在天國所在的天母胸懷裏還貴重些。

維持我們自我離相，是常常給我們爭競和受苦的。其實也只有受苦，才能量自我的價值。價值的一面是犧牲，就是表示所費已經是多少。一面是獲得，就是表示所得是多少。倘若自身只有痛苦和犧牲給我們，沒有別的，那是沒有價值的，我們也不願意受這種犧牲。到這種情形，人類最高的目的，一定是自身的滅絕。

，那是無疑了。

然而假使還有相當的獲得，並不是空虛的，是完滿的，那末，受苦和犧牲使獲得格外寶貴些，也是明瞭的。你看那獲得自我正面意義的人，即使受些犧牲的義務，也並不逡巡，就可證明了。

有了上面的引子，我就容易回答從前有一個聽客問的問題了。他的問題，是「印度或者還沒有拿自我滅絕當爲人類最高目的嗎？」

第一我們必須記得，除非最平庸的事情，人決不用文字表明他的思想的。講到人的文字，也並非語言，不過是啞子的一種有聲音的手勢罷了。他們或者可以指示他們的思想，但是必不能表明的。他的思想越重要，他的文字越不能解釋出來。再那些借助於字典而要找他意義的，不過到門外爲止，決不能直進大廳的，因爲被外牆阻止了。先哲的教訓，往往引起無限的爭論，就是因爲只知道照他們的字眼去懂他們，而不知道在我們生命裏去實現的緣故，所以被文思的天賦所困的

，都是那些忙於結網而忽於捕魚的不幸人。

不獨在佛教，印度教，即使基督裏面，也是很熱心講非自我的觀念的。到最後的時候，用死的徵象，來表示一個人從非真實相生活裏解脫的意義。這同 Nirvana 燈熄滅的徵象是一樣的。

照印度的模範思想裏，以為人的真解脫，是從無識裏解脫。無識並不會毀壞積極與真實的事物，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不過那消極的能毀壞我們真理視覺的真觀罷了。等到無識的障礙一去，好像揭開眼臉於視覺上沒有損失的。

我們的無識使我們以為我們自我是真實的，是有完全意義的。我們有了這種錯誤的見解，就試要過那拿自我做最後目的的生涯了。所以我們到底同那要達到目的地點，而堅持了路上泥土的人，是一樣的。我們自我並沒有容留我們的方法，因為他的性質是進行的；黏住着這根要穿過生命織機的自我的線，我們便不能夠使線有織成布的目的。一個人小心謹慎的預備自我的快樂，好像他點了一個火，

但是沒有生麵來做麵包，火一閃一閃的發光，到後來把自已便消滅了，正同一隻殘忍的獸吃了他子孫而死一樣。

在一種不了解的語言裏，字是極端專制的。他們止住我們，但是不說什麼。要免掉這字的拘束，我們自身必須去了無識，然後我們的心才能在內部思想裏找得自由。若說語言的無識能夠用字的破壞來驅除的，這是很愚笨的。有完全知識來的時候，每一個字仍舊有他的位置，不但這字不會束縛我們，並且能領我們穿過裏面，達到解放的思想。

無識是我們自我的拘束，使我們以為自我就是目的，而且阻止我們看出自我有超越限制的理想。所以智者有言道：「免除你們的無識，知道你們的真靈魂，從自我束縛你們的壓制裏解放出來。」

當我們達到最真的天性時，就是得到自由。所以藝術家找到他藝術的理想時，就是找得技術的自由。然後他才免除模倣的習慣和名譽的刺激。所以宗教的

職務是成就天性，不是毀壞天性。

Dharma 是一個梵文 Sanskrit 字，譯成英文，當為宗教，在我們（指印度）文字裏，有較深的意義。Dharma 是萬物至深的天性，原素，和暗含的真理。

dharma 是在我們自身裏工作的最後目的。當我們做錯時，我們說，干犯了 dh-arma，這就是我們真天性上被虛誕蒙蔽了的意思。

不過 dharma 並不顯明，因為他是居於內部的。因此有些人以為罪惡是人的天性，靠上帝的特恩，才有幾個人物得以免除。這好比說，種子的天性是包在殼裏的，只有靠特別靈怪，才能變成樹。但是我們豈不知道種子的出現與他的真天性相反嗎？當你用化學解析樹時，你可找出在樹裏的是炭素，蛋白質和許多別的東西，並沒一棵樹的理想。只有樹長成形式時，你可看見他的 dharma，然後你能證實無疑凡廢棄和腐爛的種子，已在他的 dharma 裏毀壞，是違背 dharma 的，否則，在真天性的成就裏面了。在人類歷史裏，我們已經知道在我們裏

面的種子發芽了。我們也已看見我們偉大人物的大事業，而且決定縱然有許多人好像是沒沒無聞，並不是他們的 *dharmā* 仍舊無效，却正在那裏脫皮，抽芽，變成精神強健的嫩枝，漸漸兒長到空氣和日光裏，枝葉伸張到四處。

種子的自由，便是 *dharmā* 的獲得——不失他成樹的天性與本能，不獲得就是他的牢獄。至於一件東西得到成就的犧牲，並不是以死就算數，犧牲是獲得自由，把束縛自由的索拋棄。

當我們知道一個人所有最高自由的理想時，我們便知道他的 *dharmā*，他天性的原素，他自我的真意義。從表面看，起初人得到自由好像是得到無限自足和自大的機會。但是這從歷史上決不產生的。我們傳道的人都是那些過犧牲自我生活的人。人的較高天性常常要求超越天性，這是最深的真理；這是要犧牲的，然而犧牲就得他的酬報。這便是人類的 *dharmā*，人類的宗教，而人的自我是盛着這犧牲獻祭壇上的器皿。

我們能夠看我們的自我有他兩種不同的情形：（一）表彰他自己的自我；（二）超越他自己而因此顯示他意義的自我。表彰他自己的自我，就是要求偉大並立於他穩固的臺上，而保存與他有關的各物。顯示他自己的自我，就是放棄他所有的各物，完全變成像一朵從芽裏開出來的花，從他聖潔的美麗裏洩出他的芳香。

燈裏是有油的，而燈容油在裏面，是很安穩而不使他有一些損失的，所以若不燃燈是很吝嗇，且同四圍的東西都隔絕。但一經點着，他就立刻找到他的意義；他同遠近各物的關係都成立；並且很自由的犧牲他的油去供給火燄，使發一種光輝。這種燈就是我們的自我。倘若他積聚他的所有物而不用，那末燈就暗了，這種動作是與他真目的反對的。當燈照輝時，他頃刻忘了他自身，他只要光度高，拿他所有的各物去發出光亮；因為這燈的啓示，就在這裏面。這個啓示就是釋迦所講的自由。釋迦要求燈放棄他的油。但是沒有目的的放棄，是一個更加暗黑的貧乏，釋迦對此永不能夠表出意義的。燈必須放棄他的油，使燈光發亮，把在裏

面的目的釋放，這就是解放。釋迦所指出的路，不但是自我克制，並且是愛的擴張。釋迦道理的真意義，就在這裏面。

當我們找出釋迦所說 *nirvana* 的境地是由於愛時，我們就確實知道禁滯是愛的最高點了。因為愛就是他自身的目的。別的東西都可以引起『爲什麼』在我們心裏，並且須得個理由去答他。但是我們說『我愛』時，那就沒有地位可以引起『爲什麼』了；因為他自身就是最後的回答。

雖自私也是驅逼人去犧牲，是無可疑的。但自私自利的人是勉強着做的。這好比採沒有熟的果子，你必須從樹上摘下而傷及樹枝一樣。然而當一個人所愛做時，犧牲對於他，就變成一椿愉快的事情，像樹上已熟的果子的貢獻一樣。我們所有物都有一種我們私慾攝力所成的重量；我們很不容易把他們棄掉。這私欲好像是屬於我們天性，附着我們像二層皮似的，離開了他們，就要流血。但是當我們爲愛所制時，另外有一種相反的力了。緊密附着我們的東西都失了他們的黏

力和重量，而且我們曉得這些都不是我們所固有的。所以這種放棄萬萬不是損失，竟是我們人類的成就。

這樣，我們在圓滿的愛裏，找到我們自我的自由了。因為無論有多少痛苦，只有爲愛而做的，都是自由做的。所以爲愛而工作的動作是自由。這是在 *Ortiz* 裏無私工作所訓示的意義。

Ortiz 說，我們必須有動作，因爲只有在動作裏面，我們顯明我們的天性。但我們的動作不自由，這個顯明便是不圓滿的。其實，我們天性所以不顯明，是由於缺乏和恐懼的逼迫而才工作的緣故。母親在養育伊的小孩子裏面，就能顯露伊自身，所以我們的真自由，不是從動作以外的自由，是在動作裏面來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只有在愛的工作裏能夠得到。

上帝的顯示是在他創造的工作，在大經典上說：知識，權力和動作都是他的天性；並不是從外面放進去的。所以他的工作是他的自由，而在他的創造裏實現他

自身。在他方面也有講這種事情的，他們說：『從歡樂裏跳出來了創造，有歡樂創造才能維持，創造向着歡樂進步，而加入歡樂。』這就是說神的創造沒有必然的根源；創造是從歡樂的完滿裏演出來的；創造是他的愛，所以他自己的顯明是在創造裏。在藝術思想完滿裏有歡樂的技術家反對這個，然而離開愈遠，反而得到完全些。使我們自己超脫我們的是歡樂；而因為要歡樂更加圓滿些，使成爲我們自己的，便在愛的創造裏成了形式的。因此必定有這隔離，不是拒的離相，是愛的離相。拒只有一個原素，就是隔離。而愛有兩個元素：一個便是隔離元素，不過是一種外相，一種是聯合的元素，便是最後真理。好比父親從臂裏把他孩子向上拋，他的態度是隔離的，然而他的真意是和態度相反的。

所以我們必需知道我們自我的意義，不在他同神和別的東西隔離裏，而在他不斷聯合的實現裏找出來的；不在空白的畫布上面，而在有畫圖的畫布上面找出來的。

因爲這個理由，所以我們哲學家說我們自我的隔離，因爲他沒有真實實現，是一個幻象一個我執 *maya*。他看起來似乎是危險的；他舉起他的孤立到一種動搖的高，而射一個黑影在生存的面；在外面他有一種突然破裂，叛亂和毀壞的光景；他是驕傲的，專權的，剛愎的；他是預備奪世界上的富來滿足他暫時需要的；用一隻鹵莽，殘忍的手去採美麗神鳥的羽毛，來遮蓋他一日的醜。在人類史上有這幻象，便有那永遠記着在額上不從順的黑號；但這仍是 *maya*，無識的包封；這是烟霧，不是太陽，這是預示愛火的黑烟。

有一個無知無識的蠻人，以爲鈔票的紙是有幻術的，憑藉了那個，拿鈔票的人能得到他所要的任何東西的。所以他把紙頭堆起來，藏起來，並用種種妄誕的法子去處理他們，到後來奮力得困乏了，才得到一個不幸的經驗，這紙都是完全無價值的，只配付之於火的。智者則不然，他知道鈔票的紙全是 *maya*，非到銀行裏去是無用的。世上只有無識能使們相信我們自我的隔離，像鈔票紙似的，本身

是貴重的。然而一經遵從這個信仰，我們自身就致毫無價值。所以只有移去無識時，這個唯一的自我同有價值的富，才會到我們這裏來。因為神已顯明他自己在他的歡樂所取的形式裏面。這些形式都同他隔絕的。而這些形式的價值，不過就是他的歡樂傳給他們的。當我們把這些形式遷回到原來的歡樂，這就是愛，我們就可在銀行裏兌現，而找出形式的真理了。當單純的需要驅人到工作時，這工作帶有一種偶然的性質或變成一種純粹權且之計的布置；若使需要改變了初因，工作也就毀亂了。但是當他工作是歡樂的結果時，所造出的萬象都有不滅的元素。人類的不滅是由工作的永久性質裏分配出來。

我們的自我，像神歡樂的形式，是不死的。因為他的歡樂是永遠的。死的事實雖是無可致疑的，然那種思想在我們心裏，不信有死。在我們這個相反的調和裏，我們得到死和生的二元論中有和諧的真理。我們知道靈魂的生命在表示方面是有限的，在原理方面是無限的，靈魂應在路上經過重重死的門去實現無限。

死是屬一元論的，在死裏沒有生命的。但生是屬二元論的；他有一種像真理的外象；死便是外象，幻覺也是一種和生不可分離的伴侶。我們活的自我必須經過繼續不斷的改變和形式的生長，這可稱爲繼續不斷的生和繼續不斷的死同時進行。

當我們拒絕去接受死時；當我們願意使自我的形式固定不變時；當我覺得沒有催迫着自己生長的衝動時；當自我以他的有限當做最後目的不求超越時；這是真正的死。所以我們的先哲要人死向永生，不要死向消滅。這是晨光裏吹熄的燈，並不是太陽的消滅。這是要我們本着存在我們天性深處的最高願望，爲人道盡忠的意思。

我們人生有兩種欲望，我們應努力使他們和諧的。我們有一種所自知的欲望，在我們肉體上的天性裏。我們願意享受我們的飲食，貪望我們身體的快活和安樂。這些欲望都是只願自己的；同那些相對的衝動是有關係的。這種嗜慾的願望，與我們胃口所容納的往往相反。

但我們還有一種所不自知的，我們全身的欲望。這就是康健的欲望。這種

欲望常常做他的工作，修補；有偶然之事發生，便去糾正，有什麼地方擾亂，便去恢復原狀。雖則於我們即時的身體上欲望的滿足沒有關係，但能優越於現時。這是我們全身的原素，能連接我們生長的過去和將來，并且維持他部分的聯合。智者知道這個，所以使其他肉體上的欲望與之和諧。

我們還有一個較大的身體就社會形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在這形體裏我們有各個的欲望。我們要我們自己的快樂和放縱。我們要比別人少予而多取，因此就引起爭奪和戰爭。但我們裏面還有別種在社會人類深處做工作的欲望。這就是社會安寧的欲望。這欲望超越現在和自身的限制。這是在無限一邊的。

智者試要把那找尋自己滿足的欲望，和那社會善良的欲望和諧；因只有這樣，他才能實現較高的自我。

在自我有限的現象裏，自我是自知他是隔離的，是殘忍的，在他探試裏往往失敗，很看得清楚的。但在自我無限方面，自我的志望是要得調和，這調和是引導

他到圓滿裏走，不向着自我的單純豐偉走去。

我們身體上天性的解放是達到健康，社會實在的解放是達到善良，我們自我的解放是達到愛。這最後者就是釋迦所說的滅絕——自私自利的滅絕——就是愛的功用。然而這滅絕不是引到黑暗，是引到光明。這就是獲得菩提 bodhi 或稱真醒悟；他用愛的光，啓示無限的歡樂於我們。

我們自我的路程，是經過了獨立的自身時代而到和諧的靈魂。這個和諧不是由強迫所能達到的。所以在意志生長的歷史裏，意志必從獨立及反抗，才到最後的美滿走來。我們在能夠得到積極的自由或稱爲愛以前，必須先有自由的消極形式的可能，就是放縱。

消極的自由，就是我見的自由，能翻轉他的背脊向他最高的實現，但他不能使他自身完全與之割斷，因爲那樣，便失去他自身的意義。我們的我見有到某限度的自由；他能夠知道從路徑上所破壞的種種，但不能在無限裏繼續前進。因爲在

消極方面我們是有限的。我們必須在自己的惡行裏，不諧的事業裏，達到盡點。因為惡不是無限的，而不諧自身是沒有目的。我們意志因為要找出他的真方向，是向善良和愛的緣故，是有自由的。善良和愛是無限的，而自由的完滿實現，只有在無限裏是可能的。所以我們的意志能够自由，不向自我的限制，不向 *Maya* 和否定的地方，是向着無限的真和愛的地方，我們的自由不能反抗自由原理而進行，然而仍是自由的；也不能自己戕賊，還是能够生存的。我們不能說，我們應當有無限的自由，去拘束我們自身，因為拘束便是阻止自由。

所以在我們意志自由裏，我們有現象和真的相同的二元主義。——我見不過是自由的現象，愛才是真。當我們要使現象脫離真時，我們的引誘就給我們許多苦惱，在目的裏證明他自身的無益。各樣東西都有這現象和真的二元主義。現象不過是有聲音的，有限的，真是理想的，無限的。我們自我是現象，在這裏他不過是單獨和有限，把他的隔離當做絕對的，然而他又真，在這裏他承認他的本

質是在普遍和無限裏，在最高的自我裏，在 *paramatman* 裏。這是耶蘇所說『在阿伯拉罕存在以前，我已有了存在』的意思。這是永久的『我存在，』就是由於在我裏面的『我存在』說的。當單獨的『我存在』在無限的『我存在』裏，實現他和諧的自由時，便達到他圓滿的目的。於是他成了 *being*，他從現象的束縛裏解脫，就是從無識裏跳出；他是在真的完全安靜裏，善良的完全活動裏，和在愛的完全聯合裏解放了。

不獨在我們自我裏，即使自然界裏也有這個由神分出的離相，就是我們哲學家所述的 *maya*，因為分離自身是不能存生的，在外面也不限制神的無限。至於安放限制於神自身的，是神自身的意旨，正像弈者關於移動棋子限制他意旨一樣。弈者很願考察每個棋子的關係，并用這些限制去實現他權力的歡樂。這不是弈者不能如心所欲的動棋子，不過倘若這樣，不成爲下棋了。倘若神自擅萬能的責任，他的創造力一定到了終點，而他的權力也一定失去完全意義了。因為權力所以

爲權力，必須在限制裏動作的。神的水必須是水，神的土也只能是土。使他們成水和土的定律，就是神自身的定律，而用了這種定律，遊戲者和遊戲分離，因爲這裏面包括遊戲者的歡樂的緣故。

照定律的限制，自然是和神分離的，所以使自我和他分離便是自然唯我論的限制。神很願意安放限制於他的意旨，而且給我們權智去超越自身的小世界。

這正像父親的財產，只承認他兒子在限制裏，可以任所欲爲一樣。雖則財產的一部仍舊屬於父親，然兒子可按父親的意旨自由消費。至其理由則因爲意旨是愛的意旨，所以是自由的。這意旨只有在別的自由意旨聯合裏，才能有他的歡樂。

那必定要奴隸的暴君，把奴隸看做像他目的的工具一樣。這是他自身必須的意識使他壓服別人的意旨，而使自身的私利絕對安全。這種私利在別的裏面是不能享用絲毫自由的，因爲他自身是不自由的。其實暴君依賴着奴隸，所以用一種使他們服從他自身意旨的方法，使他們完全有用。但仁愛者必定有兩個意旨實現他的

愛，因為愛的圓滿是在和諧，就是自由當中的和諧的。所以我們自我由神的愛成了形，已經使他和神分離了；然再設立一個和洽，且從分離裏聯合神和我們的自我，仍舊是神的愛。那就是我們自我必須經過無限的革新的緣故。因為在他分離的進行裏，他永遠不能進行的。分離是有限，在那裏常常遇着障礙，仍回來重新再到他無限的泉源。我們自我必須不住的拋去他的年齡，再三在忘和死裏，消滅他的限制，以便實現不死的青年時代。自我的人格必定時時沉沒在宇宙裏，其實，時時經過宇宙，就是去補養他的單獨生活。自我必須順從永久的節奏，逐步接近根本的聯合，在美和力裏平均的維持他的離相。

我們到處看見生和死的運動——從舊變到新。每天早晨到我們這裏來赤裸裸的，白的，像一朵新鮮花兒。但我們知道他是古老的。他自身就是世紀。最古的日在他臂裏新生了這世界，用他白光的外衣遮蓋世界，且運送地球在衆星裏運動。

然而白晝的腳是不疲倦，他的眼睛是不矇的。他帶着無年數的永久金符，觸了這金符，所有的皺紋都從造物額部消滅了，而不死的青年時代就在這世界中心裏面。死和衰敗放射暫時的影子在世界面上就過去了；他們沒有他們的足跡——而真理仍舊是新鮮幼穉的。

我們地球上的這個古白晝是每晨再生的。他回到他原來音樂裏面去。倘若他的進行曲是無限直線進行曲，倘若他的音樂在深不可測的黑暗沒有停止，在無始的生活裏若不再重生，那末，他要逐漸用他的塵埃埋除了真，且在腳踏之下，散布不住的痛苦在地球上面了。他要每時留他疲乏的擔負在後面，而老弱要在萬劫不滅的泥土裏登王位了。

但白晝每晨在新開的花中間重生，帶着已經述過同一的消息與同樣的保證，再讀一遍，謂死是永遠死的，擾亂的浪是在水面上的，平靜的海是難測的。黑暗的幕拉開，真理出現何嘗有一點塵埃在他衣服上，又何嘗有一條年齡的皺紋在他容貌

上。

我們看見造物從前是怎樣現在還是這樣。創造歌的各音律從造物聲音裏很清爽的送出來的。宇宙不只是一個回聲，在天空中的互相響應，像一個無家的流浪人一樣——舊歌的回聲，在萬物暗昧的始期曾響過一次，以後便成單音了。而天聲是從主人的心裏傳遞而來，而且這天聲是他的呼吸裏微動。

所以這音聲展布天空，像思想在一首詩裏成形，他永不為自身的重負壓碎的。因此無盡變化的奇異，不可數的宗教儀節，個人不止的進行，每個在創造裏沒有一件不是前進並行的。自始至終，都是永無止境——世界是永遠的新也是永遠的舊。我們的自我，應知道世界無時不是產生新生命。世界應衝破種種束縛他使他變為老死的幻相。

因為生命是不死的幼穉，他恨那礙他行動的年齡——這年齡在真理裏不屬於生命的，不過追隨生命像影子追隨着燈走一樣。

我們的生命像一條河，浪波衝打兩岸，并非要靠近這岸，他們是時時重新實現他不絕的機會到海裏去。又像一首詩，每一韻都要合律，然非受嚴厲的規律所限制，不過每時要表現他和諧的內部自由。

我們個性的界牆一方驅逐我回到限制裏，他方面便引我們到無限裏去。只有當我們把這些有限界當做無限時，我們才衝入矛盾的境遇，且獲得不幸的失敗。

這就是在人類歷史裏引到大革命的緣故。無論何時一部分屏斥全體要獨自私利時，全體大力就給他一個劇烈的損傷，突然停止其活動，且使之成爲灰燼。無論何時，個人要制住世界力的潮流，去放縱他的私慾，他們一定得到災禍。無論君主怎樣有權力，他不能用他的地位去反抗強力之無窮的泉源，這就是和合，和合仍舊有勢力的。

有人說：有些人以不義而興旺，且如願以償，且戰勝他們的仇敵，但是到了後來，他們連根拔除，萬劫不復。倘若我們要達到人格的偉大，我們的根必須深探

的埋在宇宙裏面。

尋獲和合，是我們自我的目的。自我必須在愛和溫柔裏低頭，在所接觸的大小事物交際裏立定腳根。自我必須以失爲得，以降爲升。倘若小孩不能回到他母親，他的遊戲轉變成恐懼；倘若我們不能在愛裏犧牲我們的人格，人格將變成我們的禍因。我們必須知道，只有無限的啟示是在我們裏面，他是不盡的新和永久的美，並且給我們自我的唯一意義的。

五 愛裏的實現

我們現在論到有限與無限，最高人類與我們靈魂的共存之永久問題了。在生存 Existence 的根本，有一種奇偉的論調。我們必不能永在他周圍環走，因為我們不能永遠立在這問題之外，且必熟思默慮，求解決的可能。但是這問題只能在論理學裏存在；其實，他並沒有給我們少許的困難。照論理學上講，凡兩點的距離，雖然很近，也可以說是無限的。因為這兩點永遠是分離到無限的。但是我們每一舉步，都能橫過無限，且每秒鐘中都能遇着永久 eternal。所以有幾位哲學家說，宇宙沒有像有限這種東西；這只是一個幻想。真實是無限的，只有幻想 Maya 這不真實的東西，才生出有限的外象。maya 這個字是一個純粹的名詞，沒有解釋。這只說與真相對就有這種與真相反的現象；但這相反的東西，如何在同時不相矛盾而存在，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於 sanskrit 裏，所稱的 dvandva，是宇宙創造裏的一類相反的東西；

例如：正極與負極，向心力與離心力，吸力與拒力。這些也不過是學術上單純的名詞，並不是解釋。這些名詞不過是各種不同的方法，用以斷定宇宙在本質裏是無數相反力對峙的調和。這相反力像造物的左右手一樣，在絕對的和諧裏，能動作，在反對的方面，也能動作。

在我們的眼睛中，有一個諧和的線索，這可使眼睛動作一致。在物質界裏也是這樣，如：熱與冷，光與黑，動與靜，在這些中間必定有一種永相連續的關係，像鋼琴中最高與最低的音一樣。這相反的東西在宇宙所以不致混亂而反諧和，就是這個緣故。若造物只是一個騷亂的，我們就當設想這兩個矛盾的原理，比較其好壞。但宇宙不是在臨時戒嚴令之下。我們並沒有找得不守法則的力，似一個被配流的亂匪，在野路上亂撞，把他與周圍的和諧衝破；我們只見每個力都能在曲線裏達到均衡。例如海浪衝湧時，好像各是在很殘忍的競爭態度裏，各要達其高度，但祇到這一度爲止；因此，我們可以曉得與波浪有係屬的海快要大休息，到那

時波浪便回到海裏，做出一種和美的音樂了。

其實這些波動與震動，升高與下降，並不是各個體不規則的騷動，是一個合于音律節拍的跳舞。音律永不能在偶然格鬥的競爭中生出來的。其基礎的原理必須是和合，並不是反對。

這和合的原理，是一切神秘的神秘。二元性的存在，立刻使我們起了疑問，我們於和一 One 中能求得其解決。當我們曉得兩者當中的關係，我們便看見這兩個在本質裏像是融合爲一，我們即覺得與真相接近了。到這時，我們必驚詫萬端，以爲宇宙有這不可思議的奇事，單一能出現許多複雜，外象 Appearance 是真的反對，而又與真有難解難分的關係，

這真奇怪，當人在自然界的複雜中發現劃一的法則，他便失去那在我們歡悅根株的神秘感覺。例如地心吸力不是神秘，只是一個蘋果的墜落；又如每個階級的進化，也不是難於解釋的東西，只是創造的不斷連續。我們不能在真中實現，只

因我們曉得這法則，便常常停止不進，以為這便是我們探索的最後目的，不想再求超脫，所以我們的精神就受了束縛，反咎法則不能加以解放。法則不過是使我們的智識得到滿足，又因為他不倚靠着全人類，所以能在我們內部滅殺無限的感覺。

一首好詩，分析起來，是一組不相融合的聲音。讀詩如能曉得這首詩的意義，這意義不過是內部的媒介物接連着外部的聲音，就會發現一種完全的法則，這法則是絲毫不能違反的；這是思想進化的法則，音樂與形式的法則。

但是法則自身是有限制的。法則不過表明無論何物是應該這樣的。若一個人被拘宥於法則時，他的思想因逃避事實的專制，便屈服於法則的專制。譬如我們學習一種文字，當我們由單純的字，達到字的法則時，我們已得許多的理由。倘若我們便停止在這一點，只以文字構造的奇異，與我們自身有關係，去尋求這文字顯而可怪的隱義，我們就不能達到目的，——因為文法不是文學，詩韻不是一首

「請按此段的意思，壽谷兒以爲法則爲我們不可不知的東西，但知道這法則，並沒有益處。我們必須

超越法則，而支配其終局的真理。法則非究極的東西，猶之文法不是文學，韻典不是詩篇一樣。」

若我們進而研究文學，那時我們必知道文學雖必遵循文法的規則，然而文學的自身，還是一件歡樂的東西，其自身是自由的。一首詩的美，雖被嚴格法則束縛，但尚可以超越法則的範圍。法則便是詩的兩翼，不會使之下沉，反能助之升到自由。詩的形式，是在法則之內，但詩的精神，是在美麗之內。法則是達到自由的第一步，美麗在法則的基礎上面是完全的自由。美在的自身裏能與有限，超越，法則，自由等相和諧。

在世界的詩裏，節奏法則的發現，漲與縮，動與靜的量度，形式與性質，進化的力求，都是思想界的真功績；但是我們不能以爲滿足，停止不進。這好像是到了火車站，而火車站的月台，不是我們的家。只有已得到最後真理的人，才曉得這全世界是一個快樂的創造。

這會引我們想到人心 Human Heart 與自然的關係，必定是很神秘的。在活動的外界裏，自然有一個景象 One Aspect，但在我們的心裏，——內界——自然便表現一幅完全不同的畫。

舉一個例——譬如植物的花。雖外觀如何美麗雅緻，然這花是受迫而做一種很大的職務，花的顏色與形式，都只是適合於花的工作。這花必須結果，否則，植物生命的繼續便斷絕了，地球不久也將變成不毛沙漠了。所以花的顏色與香味，都是有用的；當一朵花被蜂蝶媒引而受胎，及其結果的時期將到時，這花便凋謝，那可愛的花瓣，此時又被一個殘忍的法則迫着，消滅其香氣。因此可見花是整天忙着，沒有工夫炫其美麗。從外面觀察，必然 Necessity 在自然界裏，好像是唯一的元素 Factor，為這必然，萬物便工作，并活動。花蕊放而為花，花成果，果化為種子，種子又能生長新植物，這樣週而復始，如環無端，這活動是永遠不會斷絕的。倘若那裏發生障礙，簡直無從得到諒解，這阻止在活動裏的不幸東西

，就立刻被拒絕，而束縛到死。在自然界的大職務裏，有許多部分，是進行無限工作的；即如你所見美麗的花，外觀雖像是很安逸華美，按其實際，與外面所表現的就完全相反；好像一個工人在烈日暴雨之下，做辛苦的工作，因這工人必須服從他做工作的純正理由，所以都沒有呼吸的短時間，去享受快樂。

但是這朵同樣的花，一映入我人的心裏，其忙碌的景象就消去，而成爲極安閑鎮靜的符號。這同樣的東西，在外界是無限活動的具體，一到心裏，就是美麗與和平的完全表現。

科學警告我們，說我們這樣是錯誤了，一朵花除外面所顯示外沒有別的，我們以爲花的色與香，是專爲我們而設的，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想象，其實，花何曾這樣

●

但是我們總要說，我們是不錯的。在自然界的範圍，花帶了一封證書，表明這花能做有用工作的大能力，但是當花敲我心裏的門時，又携了一封介紹信。這

時美便成爲花的唯一資格了。一方面花好像一個受束縛的奴隸，他方面，又像一個自由的東西。那末，我們那能够只承認第一證書，而否認第二介紹信？在繼續不斷的連環裏，花盡力其工作，而得存在，這是無可致疑的；但這是外界的真理所。內界的真理，便是：『由永久的歡樂，萬物因而誕生。』

所以一朵花在自然界裏有唯一的職務，但是在人的心裏也有別的大職務要盡。這職務是什麼呢？在自然界裏花的工作似一個奴役的工作，於一定的時候盡其職務，但在心裏就好像由國王那裏來的一位使者。Ramayana 裏說，當絲台無端離開伊的丈夫，在 Ravana 的金宮哭伊遇人不淑的時候，在那裏伊遇着一個使者，這位使者携帶伊所戀愛丈夫的指環而來，絲台一見這指環，伊就曉得使者帶來的消息是真的。伊立刻相信他必定從伊所戀愛的丈夫那裏來，伊丈夫並沒有忘記伊。並且就要救伊了。

花也好像一個由我們偉大的情人那裏來的使者。我們被四週耽於世慾的榮華

所圍繞，這可比在 Ravala 金宮一樣，我們似在配流中，那時外界繁華傲慢的精神，用蠱惑的手段來引誘我們，使我們做他的新婦。正在這危急的時候，這花由對岸啣着消息而來，對着我們耳邊低聲說：『我來了。他遣我來了。我是美的使者，他的靈魂就是愛情的天福。那孤立的島已經他架了橋可以通過了，他沒有忘記你，現在並且要來救你。他將要拉你到他那裏，使你們做他自己的新婦。這個幻像不會永遠在束縛裏牽制你們了。』

倘若我們那時偶然是清醒的，我們就問道：『我們怎曉得你實是由那裏來呢？』

使者說：『看呀！我有携他的指環。這指環的色澤與光彩多可愛啊！』

呵，這指環是真的，無可置疑了——這是我們結婚的指環。現在別的東西都已湮沒，只有這永久愛情所接觸的溫甜表記，使我們充滿着極深切的熱望。我們明白在金宮那裏，沒有好處——我們的拯救是在外面的——在這裏我們的愛情有結果，我們的生命能完滿。

在自然界裏花不過以色與香，供蜜蜂採蜜時做途徑的目標，若映在人心裏便是不受必然所拘束的美麗與歡樂。這美與樂帶了一封用五色墨水寫的情書，到我們心裏。

所以我告訴你，我們『動的自然』在外界無論如何忙碌，一到心裏，好像有秘密室似的，來去可以自由，不受別的指揮。在那裏，工廠的火，變為佳節的明燈，喧厲的音浪，也變為絕妙的音樂。因果鐵鍊的聲音在外界覺得沉重，但是一到心裏，便發出可悅耳的音調，如琴絃那樣優美。

自然界同時有這兩種現象，相反而又相成，是很奇異的——一個是束縛的，一個是自由的。在同樣的形式，聲音，顏色，臭味裏，有兩個相反的音調，可以聽得着的：一個是必然，一個是歡樂。外界的自然是在忙的，不靜的，在內界便是靜寂的，和平的。一方面辛苦工作，一方很休暇。你若就外面觀察，只見其受拘束，但觀察其內面，便覺有無限的美。

我們先哲說：『凡生物都是由歡樂而生，受歡樂所維持，向着歡樂進步，而入於歡樂之域。』

他（指先哲）並非不顧法則，他無限歡樂的玄想，也並非由沉溺於冥想而致薰醉所產生的。他也完全承認自然的殘忍法。他說：『火爲怕他（他指自然的法則）而燃燒；太陽爲怕他而照大地；風，雲，以及死都爲怕他才去做他們的職務。』但是詩人仍吟着歡樂的歌：『凡生物都是由歡樂而生，被歡樂所維持，向着歡樂進步，而入於歡樂之域。』

不死的生類在歡樂的形式 Joy-forms 裏，顯示他的自身。在創造裏，他的顯示 Manifestion 是由於完滿的歡樂。在法則的形式裏，去實現其自身，便是這豐滿歡樂的自然。歡樂自身是沒有形式的，必須創造，或將自身變爲形式。歌者的歡樂，是由一首歌曲的形式裏表現出來，詩人的歡樂，是由表現在詩的形式裏，人是永遠創造形式的，這形式是由他（指人）的豐滿歡樂裏來的。

歡樂別名為愛，他的本質必須有二元性才能實現。當歌者有他的靈感 inspiration 時，他把自身變為兩個了；在他內部有一個別的自身，如同聽歌者，至於外面的聽客，不過是這別一個自身的擴張罷了。情人在他所變愛的人裏找着他別一個的自身。創造這個分離的便是歡樂，因為這樣可以經過障礙去實現和合 union。

那永久的天福，——Amritam——已經把他自己弄成兩個了。我們的靈魂是被愛的一個，這就是他的別一個的自身。我們是分離的；但是這分離若是絕對的，那麼，世界裏必定有那絕對的痛苦，與不可減輕的惡了。我們也永不能由非真達到真，永不能由罪惡裏希望獲得心的純潔了；所有矛盾的，永遠還是矛盾，我們也不能尋得一個媒介物，藉此使我們的差異能夠相會着，得到調和了。我們也不能夠有言語，了解力，心的調和，與協力了。但在反面，我們覺得這物體的分離，是在一個流動狀態裏的。他們的個性是時時變換的，他們相會且互相融化，

一直到科學自身變爲形而上學，物質失去他的界限，人生的定義愈成爲無限。

我們各個的靈魂，已由最高的靈魂分離了，但這分離並非離異，是由愛的完滿而分離？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非真，痛苦與惡都不停止；人的靈魂能夠抵抗并戰勝這些東西，且能把這些壞的變爲新權力與美。

「請按以上幾段的意思，是說：我們的自身是由神的愛而生。神當愛情洋溢時，就取別一形體，而生我們的自身，——這就是神 *Amritam*，別一個的自身。宇宙，萬物，都是以神的愛，與神分離。今把這愛的分離，返之於神，或返於神的愛，這就是以我們的自我，返於神的自我中，換言之，就是返於梵——這便是人生的目的」

唱歌者翻他的呀成爲吟咏，*Singing* 把他的歡樂成爲形式，聽歌者將吟咏翻轉爲原始的歡樂；這樣歌者，與聽者中間的交通就完全了。無限的歡樂在多種形式裏，顯示其自身，又把自身加以法則的束縛，當我們從形式回到歡樂，從法則回到愛時，當我們解有限的結回到無限時，我們便完滿我們的命運。

人的靈魂是從法則到愛，從束縛到釋放，從道德一面，到精神一面的路程中。釋迦會宣傳自制的教條，與道德的生活；這就完全領受法則的意思。但這法則的服從，不能就算一個目的；我們應完全支配這法則，才能得到超越的方法。這就是回到波羅門——到無限的愛——由法則的無限形式裏，顯示其自身。釋迦稱在波羅門裏生存的快樂，為 *Brahma-vihara*。凡要達到這階級的，按釋迦說：『不當欺騙，不可怨恨，不可由氣憤時傷害他人。他（指釋迦）對於所有的生物，都存有無量數的愛，甚至如母親犧牲伊自身的生命，去保護伊的獨子一樣。無論在他上下和四周，他都推廣他的愛，這愛是沒有束縛與障礙的，而且是很自由，不受各種殘忍與反抗。當他一舉一動甚至睡眠的時候，他都使心靈活動着去庇蔭萬物。』

缺乏愛便是無情的階級；因為愛是自覺的完滿。我們不愛，因為我們不了解，或者可以說我們不了解，因為我們不愛。因愛是圍繞我們四周各物的最後意義

。愛不是一種單純的情感；愛便是真；愛是歡樂，這歡樂是在全宇宙的根株上。這愛是由波羅門發射出來一種純粹自覺的白光。所以要與在外界的天體裏的 *arvanbhuh*，而又在內部的靈魂裏，聯合爲一。我們必須達到意識的頂點，這就是愛：倘若天空裏不充滿着歡樂與愛，誰能活動並呼吸呢？我們能够達到波羅門裏生存的歡樂，*Brahma-vihara* 並與無限歡樂相溝通，是由於我們意識的升高到愛，而且推廣這愛到全世界。

這愛很自然的使其自身爲無盡的禮物 若使我們藉此不能達到愛，——給物的人——這些禮物便失去完全意義了。要想達到，我們應有愛在自己心裏。沒有愛的人，估量他的情人的禮物，只按照其用處，不明白其意義。但是功利是暫時的，偏私的。這永不能佔領我們全人類；凡是有用的只於我們有所缺乏的某點上接觸我們。倘缺乏已滿足了，若使功利還是堅持着，就要成一個煩累了。在他方面當我們有愛存在心裏，那純粹的紀念物便對我們有永遠的價值。因爲這東西

不爲什麼特別用的。其自身便是一個目的；是爲全人類的，所以不使我們煩困。

有一疑問是：我們應怎樣接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歡樂的完滿禮物呢？我們

能接受這東西，安放於我們保有永久價值的東西之心中麼？我們是忙得發狂的用

宇宙的各種力去取更多的權力；我們由宇宙的貯藏室裏，獲得自己的衣食，我們掠奪其財富，大地上便成劇烈競爭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生來是爲要擴張我們的占有

權於世界，使世界成爲一個貿易場的商品麼？當我們的全部心靈專注於利用世界

時，這世界對於我們的真價值，便消失了。我們以卑陋的慾望，使世界成爲低賤

的；這樣做下去，到了末日，我們只不過騾鼠似的果了腹，把真失去了，這好像貪食的小孩，從寶貴的書中撕去幾頁，要把他咽下去一般。

在食人風俗盛行的地方，把人都當爲食品。在這國裏，文明是永遠不會胚胎

的，因爲人失去較高的價值，降與尋常草木一樣。但還有別種食人的風俗，或者

沒有這樣粗暴，然也是可惡的，旅行的人，切不可入其境內。在文明程度較高的

幾國裏，我們也覺得把人看做純粹是肉體的，可以按他的肉價的高低，在市面做買賣。有時人的自身稍有用處，便當爲一架機器，或被資本家當做商品，去獲取更多的金錢。這所以我們的慾望，我們的貪婪，我們的愛，結果使人賤到最低的價值。這便是最大的自欺。我們的慾望，能使我们裏面所存在的真豪蔽，這就是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靈魂所做的一個最大的錯誤。這錯誤會減削我們的意識，這便是逐漸自殺精神的方法。因此，文明社會裏，便產生許多不良的東西，例如警察法，殘忍牢獄的制度，甚至組織制度去欺侮外族，永遠傷害弱國，剝奪其自治與自衛的方法。

人是有用於人的，因爲人的身體是一部奇異的機器，人的心靈又是一個最有效率的關能。但是人也是一個靈，這惟有愛才知道很明白的。若我們賤視一個人，我們便不能完全了解這人是怎樣。有了這個淺狹的知識，我們便容易以不公平加這個人身上，當我們爲自己利益起見時，對這人又加以勒索，自己反以爲得着勝

利可賀。但是當我們曉得這人是像一個精靈時，我們知彼便與知己一樣。且立刻覺得以殘忍對待他，便是對待自己；使他卑陋，使損失我們自己的人格；爲個人的利益，去利用他，我們只能得金錢安樂的好處，對於真是總要賠償的。

有一天我坐着一隻小舟容與於恒河中流。這時正是秋天美麗的晚景。太陽剛下山去；靜寂的天空，滿裝着不能描寫的和平安美。廣闊的水都沒有有一點皺紋，西落太陽的紅光，反映到水裏逐漸變換其色彩。數里荒曠的沙灘綸着，好像大洪水前一個碩大無比兩棲爬蟲類的生物，他的鱗甲發出各種的光彩。當我們的小舟很舒徐的盪過險阻的岸邊，這岸邊便是鳥類蕃殖的巢穴，那時突然有一隻大魚，跳上水面來，隨即下沉不見，垂晚的天色襯着格外好看。他（指魚）暫時拉開許多色彩的幕，在幕後顯出一個充滿生活歡樂的靜寂世界。他由神秘的深處出來，做了一個美麗跳舞的動作，且使他自身的音樂加添於垂晚光景的寂靜和音中。

我覺得彷彿如有從別的世界用他自己言語的一個友誼的歡迎，這感觸我心裏，有

一種閃動的喜悅。那時把舵的舟子，突然用一種很清晰而且失意的語調說：「呵！好肥美的一隻大魚！」他的幻想立刻現出，好像這一條魚已經捉得，預備做他晚膳的肴品了。他只能從他的慾望裏看這一條魚，所以消失去這魚生存的全部真了。但是人不是完全一種走獸。他渴望精神上的幻象，這便是全部真的幻象。這幻象給他最高喜悅的，因為這幻象以存在於人與四周事物之最深的和諧啓示他。限制我們的自我實現的範圍，阻止我們自覺的擴張，使我陷入罪惡，以致我們內部有一種障礙物，使我們離開上帝，都是我們的慾望。罪惡不是一種純粹的動作，只是人生的態度，以為我們的目標是為有限的，我們的自我便是最後的真，我們不是與萬物合而為一的，只是各為自己分離的生存而生存。

所以我不煩重述：我們對人若沒有愛，就永遠沒有真見解。所謂文明必須經過品評，與獎勵，其價值不在乎權力盡量發達，而在於法則與制度及人道的愛如何表現。始終宜答的問題是：文明是否承認人類是靈，不是機械，其承認的程度高

低如何？曠觀歷史，古代文明所以腐敗以至於消滅，都因為缺乏愛情，互相傾軋，使人類生存的價值，變為卑鄙不足道的緣故；所以無論國家與有權力的團體，把人民當其權力的工具，或者強迫弱民族為奴隸，又設陷阱使之萬劫難復，這人便將其偉大的根本剷除，自由純潔之愛，亦因此消失了。文明永不能久住在殘忍的形式上面。因為文明只有受愛情與正義的供養，才能生長。

人類如此，宇宙也是如此。倘我們由慾望的幕觀看世界，我們便將這世界變成狹小，自然看不出其完全的眞。宇宙替我們服役以必需品供給我們，但我們與宇宙的關係，尙不止此。我們與宇宙關係的深切，非與必然 *Necessity* 的關係所可比。我們的靈魂是被引到與宇宙相接；我們生命的愛，就是我們要與偉大宇宙繼續關係的眞正願望。這關係就是愛之一。我們在宇宙裏覺得很喜歡；我們與之接觸如有無數的線牽引着，這線能由地上伸到星斗。人以爲與實質世界相離是無用的，糊糊塗塗在物質界討生活，故步自封，反自矜其智。所以智識愈進

，分離亦愈難，環繞其四圍的界，也一一滄失。若使我們在自我實現路上，加以障礙，遲早就要在真的輪下碾碎爲塵埃了。我們應曉得我們自身並不是非常超卓的，有意義的。我們在世界裏只顧實質的生活，不若靈魂在性質裏那樣空靈，我們全然是退化的，正像被一羣僕役朝夕服伺着以至於死。在反面，這宇宙是我們的伴侶，而且我們同他合而爲一。

由科學的進步，世界的全部，與我們同世界合爲一體，這兩種，在我們心裏更爲明瞭些。若這種完滿和合的觀念不祇屬於智識，且能使我們因此入於意識之域，那麼，我們必覺得有無限的歡樂與洋溢的愛。我們的靈在全宇宙裏，找得更大的自身，而且確信這是永久不滅的。我們若拘於自我而不發展，我們的靈必至消滅，更何能說到久生。若與萬物相融，聯爲一體，則可以永遠不死，因爲到那地步，就是達到真，獲得歡樂。人若覺得全宇宙的靈魂生命 Soul-Life 的合拍之跳舞，在他自己的靈魂時，那時這人就解除一切拘束而達於自由了。他就可以曉

得那遮着雜色的有制度面幕，姿容美麗的世界新娘 Beautiful-world bride，與潔白無疵點的至高靈魂 Paramatman，秘密求婚了。那時他更曉得他是尊嚴戀愛筵席上的入席者，又是那永久不滅的華筵座上一位尊客了。那時他又了解那先哲詩人所唱的『宇宙由愛而生，被愛所維持，向着愛轉動，而入於愛。』的意義了。

這樣，所有存在的矛盾，在愛裏，自身便沉沒而失蹤了。只有在愛裏，單一與二元性是不矛盾的。

只有愛是動止合一的。我們的心時常改變其位置，直到找着愛才休，然後這心才休息。但是這休息自身是活動的形式，在那裏完全的安寧，與不住的力在愛裏大家相會面。

在愛裏得失是和諧的。在其出入簿上，收入與支出同在一列，而贈品是加添於贏餘之列。在這創造的佳節，上帝自身犧牲的大禮節，情人常拋棄他的自身，

要在愛裏獲得真自身。不錯，愛是要放棄與承受兩種動作合為一起，使之難解難分的。

在愛裏，有兩極，一極是自身，一極是非自身。在一極，你有極的斷定說——我在這裏；在他極就有相對的否認——我不在。沒有這個個我 *I* 或 *you*，愛是什麼？再者，只有這個個我，愛如何可成呢？

在愛裏束縛與自由並不是矛盾的。因為是極自由，同時又極束縛。倘若上帝是絕對自由的，就要沒有創造了。無限的自身已取有限的神秘到他自身了。在有愛的人裏，有限與無限是合為一體的。

當我們談到自由與不自由價值的關係時，這不過成爲一種純粹語言的運用，我們不祇要自由，束縛也是要的。愛最高的功用是歡迎限制而且加以支配。因為沒有東西比愛更獨立的，再者，我們到那裏去找許多不獨立的東西呢？在愛裏，束縛與自由是一樣有光輝的，

波羅門教的別派，vaidhava教，很大膽的宣言，上帝已束縛他自身於人了，在這裏包含着人類生存的最大榮耀。在這有限奇妙節奏的呪語中，他每步束縛自身，因此就在音樂和美的最完滿歌聲，發出他的愛。美是他的情意，在我們心裏撫摩着；此外沒有別的目的。美在到處告訴我們曉得，權力的指揮並不是造物最後的意義；無論什麼他方，若有一點的颜色，一段的歌聲，一件的形式，都可以招引我們的愛。飢餓迫着我們遵守他的命令，但是飢餓並不是對人最後的話。曾有

人考慮過，要想抵抗他的命令，以表示人類的靈魂，並不是要受貧乏的壓力，與痛苦的恐嚇所指揮。其實要過人的生活，我們必須天天抗抵他的命令，至小與至大都是一樣的。但是在他方面看起來，世界有一種美，這美永遠不侮辱我們的自由，永遠不舉起他的小指頭使我們承認他的主權。我們雖然不理會他，也不至受罰。美是來招呼我們，並不是命令我們。他（指美）在我們中間尋找愛，而愛非強迫所能得到的。強迫對人實不是最後的懇求，只有歡樂才是。歡樂到處都有

的；在地上青草的綠蓋裏；在蔚藍的天色裏；在春天所不注意的繁盛裏；在冬天的寒冷裏；在鼓舞我身體四肢的活動肉體裏；在人類高尚尊貴的完全平均裏；在生活裏；在我們權力的運用裏；在智識的獲得裏；在邪惡戰爭裏；在我們患得患失裏。所以說歡樂是到處都有的；他是很豐滿洋溢的，不必需的，而且他是常和必然的命令相抵牾。歡樂存在着去表明法則的束縛只有愛能解釋的；這兩個樣身體與靈魂一樣。歡樂就是單一真的實現，這個單一，就是我們的靈魂與宇宙合為一體，宇宙的靈魂與無上愛者合為一體。

人生之實現

六 在動作裏的實現

只有那些知道歡樂自身是由定律裏而表現的人，就曉得超越定律。並非定律的束縛爲他們停止存在——不過束縛已對於他們，成爲像自由肉體的形式了。自由的靈魂 Free soul 喜歡接受束縛，並不找逃避他的方法，因爲在每個束縛裏，覺得那在創造裏的歡樂的一種無限力的表示。

其實，凡沒有束縛的地方，就是有放縱痴狂的地方，靈魂都停止自由了。在那裏有他的損害，而且與無限分離，又有罪惡的苦楚。無論何時引誘一呼，靈魂便脫離定律的束縛而墮落了，那時像一個小孩脫了他母親手臂的扶持，他就要哭道：『不要殘害我！』便禱告道，『啊，在你定律的束縛裏束縛我；在裏在外都束縛我；把我束得緊；讓我在定律的結上，同你的歡樂一齊束縛起來；用你的堅握保護我，免除罪惡的致命放縱。』

有幾個人有一種觀念，以爲定律是歡樂的相反，他們誤以熱狂當快樂了，所以

我國有許多人以爲動作是反對自由的。他們以爲物質平面上的活動，是靈魂的自由精神的一個限制。然我們必須記得靈魂在動作裏找得他的自由，猶之歡樂在定律裏表現自身。他所以要外部的定律，因爲歡樂不能在他單獨自身裏找得表現的緣故。靈魂所以必要外部的動作，也因爲靈魂不能在他自身裏找得自由的緣故。

人的靈魂自身以活動而永遠脫離他自己的拘束；否則他不能做些自願的工作了。

人越動作而使潛伏在他裏面的，現實出來，他越把悠遠的「且然」*distant yet-to-be* 帶近些。在現實 *Actualization* 裏人們永遠使他自身漸漸的更清楚 *distinct* 些，而在各種活動中，在省，在社會，都清楚地看見他自身於較新的光景之下。這種 *Vision* 爲自由設的。

自由不在黑暗裏，也不是在空泛裏。世上沒有這樣可怕如暗昧的束縛了。

種子競先發芽，芽競先開花，都是要逃避這種暗昧。我們心靈裏的觀念，常常找尋機會，去成立外部的形式，是爲他自身要免除這空泛的包封 *Envelope of vag.*

streness。我們靈魂因爲他自身要免除這暗昧的煙霧，而達到光明無障礙的地方，也同樣繼續不斷地爲他自身創造動作的新鮮廣場，而且忙碌著籌劃活動的新形式，甚至對於他俗世的生活目的無需要的也都籌劃到。這爲什麼？因靈魂要自由，要了解自身，實現自身。

當人斬伐有害的莽叢而爲他自己作花園時，這樣從醜的包圍裏所釋放的美，就是他自己靈魂之美，不把外部自由給他（指花園），他不能使之內部自由。當他種植法律和秩序於社會的途徑之中時，從不善的阻礙裏所釋放的善，就是他自己靈魂的善，非這樣外部釋放，他不能在內部找得自由。人也這樣在動作裏繼續不斷地從事於釋放他的權力，美，善，和唯一的靈魂。他越在這種行爲裏成功，他了解他自己越大，他自己知識的範圍也越廣。

經典上說：「獨有在活動中，你願活一百年。」這是那些已十分嘗試過靈魂快樂的人的格言。那些已完全實現靈魂的人，永沒有於人生憂愁或動作束縛的悲哀

音調中談講。他們不是像弱花的莖柄那樣太柔嫩，在沒有結果子以前，就落下來的。他們用盡他們的力前進到生活，而且說，『果子沒有成熟以前，我們永不要避免。』他們要在他們的快樂裏，發憤的表現他們自身於生活和工作之中。痛苦憂愁不足使他們驚嚇，他們不是被他們自己心的重量所能壓服的。頭豎直了像得勝英雄一樣，他們經過生命，看見他們自己，而且由歡樂和憂愁裏表示他們自己，增加靈魂的光輝。他們生命的歡樂，與普遍宇宙從事建設與破壞的內力的歡樂，並駕齊驅。日光的歡樂，自由空氣的歡樂，同他們生命的歡樂相融化，做成一個表裏流行的甜蜜和諧。這就是他們說的，『只有在生命中，你將願活一百年。』

這個生命的歡樂，這個功作的歡樂，在人類裏是絕對真的。這不用說，這是我們的一個幻想，倘若我們不拋棄這幻想，我們不能走進自身實現的路。要使無限的實現，離開動作的世界 World of Action 是無益的。

人爲逼迫而活動，並非真理。倘若一方面有逼迫，那末，他方面必有歡樂；

一方動作被缺乏驅前進行，他方面這動作就急促於天然的成就 *Natural Fulfillment*。所以當人類的文化進行時，他的責任和他爲他自身願意創造的工作都增加。人以爲天性已給他十分足夠的事情做，使他忙碌，其實這是饑渴的鞭策，使他工作到死——但是，否。人不以是爲滿足；他不能只靠那天性指示他和鳥獸共同的工作就算滿足。他必須超越一切，甚至在活動裏，也須這樣，沒有動物像人這樣勤於工作的；他被迫着要在社會裏替他自身籌劃一塊動作的大廣場；而在這塊廣場裏他永遠建設和破壞，立法和毀法，積起物質的堆，和不住的思維，探尋，受苦。在這塊廣場裏，他已打過大仗了，獲得繼續不斷的新生活，使死有光輝，而且不避煩勞，他願意繼續去接受新煩勞的擔負。他已發現人只局於他的直接環境的樊籠中不是完全的這一種的真理，也曉得他比他的現在較偉大，更明白他當停止在一塊地方時，以爲是安慰的，那生命的障礙就要毀壞他的真職務，和他生存的真目的了。

這個毀壞他不能忍受的，所以他辭辛苦與勞悴，使他自身得在軀幹裏可以超越他的現在，使他做成他現在所未做到的。人的榮譽是在這勞苦中，而他所以不願限制他動作的廣場，時時想向外推廣界限，就是因為他知道這的緣故。有時他遊行得太遠，他的工作勢至於失去他的意義，而且他往來突進於各種中心的周圍，造成可怕的旋渦——自利的旋渦，權力驕傲的旋渦，但是流動的力量一天不失，一天沒有可怕；他的活動的障礙和無益的堆積，都消散而失去；動力 *Impetus* 改正他自己的錯誤。只有當靈魂睡在停滯時，他的敵人才獲得威服的力，而這些障礙也成爲有粘力，不容易攻破了。所以我們的傳道者勸戒我們道，我們爲工作必須生存，爲生存必須工作；生命和活動是不可分離的，是互相連結的。

生命在他自身是不完全的，這是他的特性；他所以必須出來。他的真是在內部和外部的交通中。因爲要生活，身體必須維持他同外部空氣和光的關係——不獨獲得生活力，而且表示生活力。你試思身體與內部的活動何會稍息；心必不可

停止一秒鐘跳的，胃與腦必須不住地工作的。這還不够；就是身體外部也時時活動的。身體的生命引之到一種外部工作的和運用的不住跳舞；他不能滿意他內部組織的運行，他只能於外部運用中找得歡樂的成就。靈魂也是這樣的。他不能度活於他自己內部的情感和想像的。他永遠必須外部的物；不獨保養他內部的意識，而且於動作中應用其自身，不獨接受，而且給與。

真實的真是這樣；倘若我們把真自身分爲兩部，我們不能生存的。我們內外必須都住在他裏面的。在無論那一方面，我們否認他，便是我們欺騙自己而受一個損失。『婆羅門沒有捨棄我，讓我弗捨去婆羅門。』倘若我們說我們要單在內省中實現他，而脫離外部活動，我們要在我們心中用愛來享受他，不用外部服務來崇拜他；或者我們從反面說，在我們生命探索的路程中偏重了我們自身，我們彷彿將要搖動而致傾倒了。

在大西陸我們知道人的靈魂是很有關係於向外擴張自身的；權力練習的公共空

地場，就是他（指靈）的廣場，他的偏頗全為徒知推廣的世界，而他將要離棄——否，難信的——那內部意識的廣場，這就是達於成就之域。他在這裏已離得這樣遠，成就的圓滿 *perfection of fulfilment* 似乎沒有地方為他生存了。他的科學常常講述世界永不停止的進化。他的形而上學已在起始講述神自身的進化了。他們不說神永遠是 'Is'，他們要說也是 *Becoming* 的。

他們不曉得無限常比任何可指定的限制較大時，也是完全的；一方面婆羅門 *Brahma* 是進化，他方面便是圓滿；一方面他是本素 *Essence*，他方面他是表示 *Manifestation*——兩者同時在一起，像歌和唱的動作一樣的。這好比不知歌者的意識而說只有唱是在進步中，並沒有歌。無感乎我們只知道唱，永不知道歌在任何時聞是像一個大完全的了；但是我們始終不知道完全的歌是在歌者的靈魂裏嗎？我們所以看透西方權力的熱狂，就是因為在行為和實應上固執的緣故。這些人似乎決定用強力去劫奪而且把持萬物。他們常常要固執地做去 *Be doing*，而

永不被做 *Never be done*——他們不願在萬物制度中允許其天然地位死去——他們不知道完全的美。

在我國危險是從對方來的。我們的偏私是為主觀世界。我們要用侮辱去拋開這推廣和權力的範圍 *Field of power and of extension* 我們只要在婆羅門的完全光景裏，沉默地實現婆羅門，我們已決定不在他進化光景的宇宙交通裏看見他。所以在我們探求者，我們常常找得精神的沉醉熱狂，和因之而生的退化。

他們的信仰不承認定律的束縛，他們的想像騰躍自由，他們的舉動擯斥理由的解釋。他們的智能，看不見婆羅門是不能與他的創造分離，工作自身，成爲板滯，而他們的心，在心自己傾注裏要制限他，便暈倒於一種情緒的沉醉出神中。他們沒有保持那些能及的標準，因此他們能衡量能力與品性的損失，這種損失是由在客觀宇宙裏不顧定律的束縛和動作的要求。

但是真靈性，像我們經典上所講的，是在力量 *Strength* 裏安然平均的，在內

外互相關係中的。真有他的定律，有他的歡樂。他一方面吟誦着「火燒起來因爲怕他」，他方面，「凡創造的東西都從歡樂裏生來的。」不服從定律決不能達到自由的，因爲婆羅門在一方面被真所束縛，他方面在歡樂中是自由的。

至於我們自身，只有當我們完全服從真的束縛時，我們完全得到自由的歡樂。怎樣呢？是像縛在琴上的絃一樣，當琴絃真正拉緊時，當沒有有些微弛緩在絃的力時，那末，結果就生出音樂；而於曲調中超越他自身的絃線，在每個諧音裏找得他的真自由。他所以能够一方面在音樂裏找得這個自由的範圍，是因爲他方面被這種堅固緊湊的規矩所束縛的緣故。當這根絃非真實時，不過是被束縛。但束縛的鬆弛並非達到自由的路。只能被人束縛得逐漸地較緊，直等到已經達到真音節，才獲得自由。

我們一天不能照真的定律，維持我們責任的最高絃和最低絃，確定調和這絃索，不過是束縛着；而且我們不能稱這疏鬆不能動作的絃索爲自由。所以我要說真

正奮勉去探求真，不是包括於動作的忽略中，而在于努力調和使動作得逐漸接近於永遠的和諧。奮勉的本意應當是「無論你做什麼工作，都要供奉於婆羅門。」就是說，靈魂由他的活動，貢獻自身於婆羅門。這個貢獻是靈魂的歌，他的自由就在這裏面。當所有工作成爲一路徑能與婆羅門聯合時；當靈魂停止時時回到他自己的欲望時；當在靈魂裏面，我們的自獻長得逐漸的劇烈時；歡樂就登位了。於是就有完全，有自由，世界上神的天國也來了。

誰在那裏坐於隱處，譏笑這個在動作裏人類的偉大自身表現，和不住的自獻？誰在那裏想：神和人的聯合，是在他自己想像的遁世享樂裏，離開人類的偉大高聳於天的，全人類在日光風雨之下，經幾世紀辛苦才建立的寺院裏可以找得的？誰在那裏想：這個遁世的聖餐，是宗教的最高形式？

啊，你困惑的悖道者，在自肆的酒裏薰醉，你沒有聽見人類靈魂沿着大路，橫過人道廣場的進行——在成就的車子裏，進行的雷聲，這個是指定着去跳躍那阻止

他擴張到宇宙裏的束縛嗎？天空中飄盪着得勝的軍旗，進行時，山都分裂而退讓；像霧對於上升的太陽，所有物質的繞亂障礙，於他不可抵禦的進行中，一概消滅。痛苦，疾病，紊亂在他猛進以前，都逐步退後；無知的阻礙被推開；盲目的黑暗被貫穿；而且你看，所希望的財富和健康，詩藝和技術，知識和正義，都逐漸地顯露到目前。在你昏睡中，你要說這人道的車子，以其前進的勝利，震動着地球，是沒有御者引導到成就嗎？誰在那裏拒絕招呼不加入這個勝利的進行中？誰這樣笨竟跑開喜悅的羣衆，而在不動作的疲倦中找他？浸漬於不真實的人，誰竟敢把這事，稱爲定然是不真的——這人類的大世界，這更擴大人道的文明，人類的永久奮力，經過憂愁的深淵，經過歡樂的極頂，經過內外無數的障礙，以他的權力去獲勝？凡能把偉大的成就，當爲絕大欺騙的，他能真正相信真就是神嗎？凡以爲離開世界能達神的，他希望在任何時何地去會他？他能飛多少遠——能不住的飛，直待飛到虛無自身？否，願飛的怯者，沒有地方能找到他的。我們必須大

着膽才能說：『我們就在這裏，這個地點，現在這個時候達到他。』我們必須能夠使我們自身確信：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動作裏實現我們自身，所以在我們自身裏實現他，他就是自身的自身。我們必須獲得這種權利，絕不狐疑地說：用我們自身的努力，掃除我們活動的路上所有障礙，紊亂和爭鬪。我們必須能夠說：『我的歡樂在我的工作裏，而我歡樂的歡樂就住在那個歡樂裏。』

經典上誰是婆羅門信徒中的領袖？他的釋義是：『一個活動的人，他的歡樂是在婆羅門裏，而他的運用也在婆羅門裏的。』沒有歡樂運用的歡樂，全然不是歡樂——沒有活動的運用，不是運用。活動是歡樂的運用。凡歡樂於婆羅門裏的人，他怎能於不活動裏生存呢？因為他不當用他的活動，預備在活動裏面婆羅門的歡樂便成爲形式，而且表示自身出來嗎？所以凡深信婆羅門的人，他的歡樂在婆羅門裏的人，必定也在婆羅門裏有他的完全活動——他的飲食，他的生活的報酬，和他的善行。正像詩人的歡樂在他詩裏，藝術家的歡樂，在他藝術裏，勇者

的歡樂，在他勇的發洩裏，智者的歡樂，在真理的認識裏，永久在他們幾種活動裏找尋表現；所以婆羅門信徒的歡樂，在每天大小工作的全部裏，在真理裏，在美裏，在秩序裏，在善行裏，尋求對於無限的表現。

婆羅門自身對於他的歡樂的表現，也是這樣，利用他各方面的活動，而這種活動四面發射出來，他滿足他的各種動物的固有需要。那個固有需要是他自身，而且用各種方法，及許多形式拋棄自身，他從事工作，因為沒有工作，他不能夠表現他自身。他的歡樂在他創造的貢獻裏，永久貢獻他自身，貢獻就是他的創造。

我們的真意義，在這件真東西裏面，在這裏，我們畢肖我們的祖先。我們也必須在多方不同目的活動裏，放棄我們自身。在 *Vedas* 裏，他被稱爲『他自己的給與者，力的給與者。』他不以把他自身給與我們爲滿足，而且給與我們一種能力，用這能力我們也能够拋棄自身。所以經典的先見者對這樣充滿我們缺乏的人禱告道，願他賜給我們仁心，以便滿足我們極大的缺乏。就是說，他以工作去

免除我們的缺乏，是不够的，他應當給我們欲望和力，在他活動裏善的訓練裏，同他一齊工作。於是我們同他單獨的聯合真實成功了。仁心是指示別個自身的缺乏，就是我們自己的自身的內部缺乏，我們的歡樂是在人類工作多方權力的各種目的裏包括着。當我們依着這個仁心的引導時，我們的活動是有條理的，並不成為機械的；這不是被缺乏驅迫的動作，是被靈魂的滿足所鼓舞的動作。這種活動不是一種羣衆活動的盲目摹倣，習慣命令的怯懦侍從。在那裏，我們起始看見他是在宇宙的起頭和終點裏的，且我們也看見我們自己的工作，就是他的泉源與靈感，而在他端也是他，所以我們的活動，是被和平，善良，與快樂所瀰淪了。（他指靈）

經典上說：『知識，權力和動作，都是他的天性。』我們所以把歡樂和工作分離，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生這個天性的緣故。我們工作的日子，不是我們歡樂的日子——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休閒的日子，因為我們是愁苦的，我們不能在我們工作裏找得我們的休閒日。河在他的河流進行裏，找得他的休閒，火在他的火燄爆裂

裏，花的香味在他的空氣充滿裏；然在每天我們工作裏，我們沒有這種休閒，至於我們的工作所以威制我們，是因為我們不讓我們自身拋去，因為我們不能放棄我們自身於工作的緣故。

啊，你自身的給與者！ 在你歡樂的幻像裏，讓我們的靈魂像火似的發光向着你，像一條河似的流行於你，像花香似的浸透你的實在。 給我們能力去愛我們的生命，在這憂樂裏，在這得失裏，在這升沉裏。 讓我們有足夠完全的力去看而且聽你的宇宙，用完全的精神去工作。 讓我們完全活着，你所給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勇敢地取並與。 這是我們對於你的祈禱。 讓我們只這一次從我們心中驅逐那看出你的歡樂是離開動作，細弱無定形和不能維持的一種東西的軟弱想像。 凡農人無論在何處，耕耘硬土，你的歡樂便在青翠未成熟的穀中湧出來，凡人無論在何處，排除蒼鬱的樹林，掃除石地的障礙，或為他自身糞除花園，你的歡樂便在安寧，與秩序裏包涵着。

啊，宇宙的工作者！我們要祈禱你，讓你普遍的精力不可抵禦的潮流，像春天猛烈的南風一樣，讓他衝過人類生命的大空場，讓他帶許多花的香味和許多森林的蕭瑟聲，讓他使我們乾枯的靈魂生命之無生氣，成爲有聲而且悅耳，讓我們新醒的力，在葉，花，與果子裏，求呼無限的成就。

七 美的實現

我們不能取得事物裏的歡樂，這事物在我們心上是一個負累，無論如何應除去；或者這些東西很有用，而與我們有暫成一部分的關係，及至功用一失，便成爲負累了；抑或這些東西像飄泊無定的浪人，在我的認識的邊界逗遛片時，就走去了。一件東西對於我們是可歡娛的，方完全屬我們自己所有的。

這世界的大部分對於我們好像一無所有。但是我們不能任他到底是這樣，如因爲這樣，他要輕蔑我們的自身了。這全世界是給與我們的，且我們的權力有最後的意義，以爲藉此我們可以占有許多應得的財產。

但是在我們意識擴張的歷程中我們美識的功用是什麼呢？這是否把真分爲強光與黑影，且在美和醜難融洽的異點之中，擔到我們面前呢？如果是這樣，那末，我們必以爲美的感覺在我們宇宙裏創造一種騷亂，且設立一道阻碍的牆在萬物交通的路上。

雖然，那不是真實的。若我們的實現，有一天不完全，那分離 Division 在知與不知，樂與非樂的萬物中間，總仍是必須存在的。雖是先哲有格言，說人對於他認識的世界，總不能承受那些專擅與絕對相限制。他的科學每天都把未經探討或不可探討的地方加以極大的研究。我們美的覺也是跟着前進行，以求勝利。真是到處有的，所以每件東西都是我們求知識的目的。美是無處不寄託的，所以每件東西都能夠給我們歡樂。

古代人每以萬物看做人生的現象。其人生科學把生命與非生命中間創立一個極明瞭的界限。但是當科學愈前進時，那生命與非生命的界線就愈模糊了。起初我們的了解不明，這明瞭相反的界限對於我們很有好處，及至我們了解力很真切時，這界限就漸漸的自然退色了。

大經典說：這萬物是被無限歡樂所創造，亦為無限歡樂所維持。我們要實現創造的原理，當以分離為始——美與非美的分離。於是美的了解力以一個大打擊

，來提醒我們的意識脫離最初的昏迷，並由相反的催促而達其目的。所以我們最先認識美是在美色複雜的外表，且受其眩惑。但當我們認識成熟時，外觀的不和便在合節奏的諧音裏融化了。起初我們把美離開其四圍的景物，並使之與其餘的東西不和合，但到究竟我們便知道這美是與萬物和諧的。到那時，美的音樂無須再用大聲再刺激我們；便消除暴亂而以真來叩我們的心。

在我們生長的某時期，或在我們的歷史某時代，我們把美當做特別儀式，并縮小這美到狹隘的範圍，以為要養成人類精選擇的驕性。那時這儀式便產生出虛偽與鋪張，如同印度文明衰頹時的波羅門教一樣，當時較高真理的觀念退化，邪教便無所制止而興起了。

在美學的歷史裏，也有一個解放的時代，那時美的認識在大小事物裏，變為容易，並且我們在平常事物的謙遜和諧裏看見美，比較在單獨與驚奇的事物裏為多。若我們在美的表示裏要避去那含有淺樂的，並那習俗所薰染的事物，我們必須經過

反動的時期。於是我們便要誇大極平常的事物極力使之不平常。要恢復和諧，我們創造不諧，這不諧是一切反動的要素。我們在現代已看美學反動的表示了，這表示證明人類竟曉得把美學意識的範圍嚴格分爲美與醜，只是我們理解的褊狹。一個人倘若能夠開除自我的私見，並消滅貪慾的固執請求去觀察事物，他就能到處看見美的真景了。也祇有他能曉得對於我們所不生快樂的東西，未必是不美，且在真裏面有其美。

當我們說美是到處有的時，我們的意思并非謂我們言語裏應當廢上醜字，正像我們說世界沒有假這東西的一樣錯誤。假這東西實在有的，不在宇宙的秩序裏面，不過在我們的了解權力裏，像否定的分子一樣。在我們生活裏，和藝術裏，醜這東西往往在美的牽強表示裏 *Distorted expression of beauty* 顯現出來，這醜的呈露是由我們的真沒有實現的緣故。我們若犧牲我們的生命到某限度去抵抗萬全的真律 *Law of Truth*，那麼，我們就醜起來去反對那到處有的，永久和諧

律了。

由我們的「真的感覺」裏，我們便實現了，在創造裏的法則 *Law in creation* 從我們的「美的感覺」裏，我們便實現了在宇宙裏的和諧。當我們認識自然裏的法則 *Law in nature* 時，我們便擴張我們的智能超過物質的力，成爲有權力的了；當我們承認在我們道德天性裏的法則 *Law in our moral nature* 時，我們便可用智能超過自我而成爲自由了。所以我們多了解些「在物質界裏的和諧，」我們的生活，便多享受一分創造的愉快，而我們美的表現在藝術方面，也愈加成普通了。若我們在靈魂裏，有了和諧的覺悟，那我們的世界精神大幸福的了解 *our Apprehension of the blissfulnes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便成爲普遍，那時，美的表現在我們生活裏也使向着「善」與「愛」而前進，直到無限了。這就是我們人類生存的最後目的，我們應曉得「美便是真，真便是美；」我們更應該在愛裏實現這全世界，因爲愛能產生世界，維持世界，並把這世界，置他的胸懷

裏。我們應該有心的完全解放，這種解放能以能力給我們，站在人類的中心，嘗那屬於波羅門的完滿無私的樂趣。

音樂是藝術最純潔的形式，所以美的最直接的表示，有那種單一的與純簡的精神與形式，至少也能消除幾許的固執。我們覺得無限的顯示能寄託自身在創造的有限形式裏的，就是靜幽的，看得見的音樂自身。黃昏時候天空總是不憚煩的，腰露出滿天星斗，這好像小孩感着第一次學語的奇詫，由是便呀呀不輟，並自己聽着生出無窮的愉快。當七月天氣的雨夜，沉重的黑暗，壓在草場上，那淅瀝的雨點，一陣一陣灑在沉沉欲睡的地面，這愁苦的雨聲，如同黯淡怨涼的音樂一般。幽暗的雲影，濃密的樹林，浮出雨地的荊棘叢，都好像泅水人披髮的頭露出水面一樣，至於濕草和泥濘的氣味，高高由那佈滿村落黑雲中聳出的塔尖——一一都好比從夜的心坎裏發出來的音符，互相混合變化成爲一種充滿天空不斷的秋雨聲。

所以真詩人要尋求宇宙萬象，用音樂的節奏去表明這宇宙萬有。他們不用圖

畫的徵象去表示那未隱藏的色相，和那種種的色彩與輪廓，這種種是在天然的油畫布上走動不輟。

他們有他們的理由。因為畫家必備是畫布，毛刷，與顏色料盒。畫家的第一筆與那完全的思想相離很遠。等畫工完竣，他就走去了，只留下孤寂的畫稿，那時造物愛情的手的接觸也就引開了。

但是嚼者在他的內身是無所不有的。各種的音符都是由內部生命發出來的，並不是從外部聚積的許多物質。他的思想與表示是像兄弟姊妹一般；有時這兩件誕生出來，如孿生子似的。在音樂裏，心境可以立刻澄清；并不受外界物質的任何障礙，覺得痛苦。

所以音樂雖然像別的藝術一般，必等待其完成，但是在他前進的時期，每步都能顯出全體的美。若說表示的材料，雖是文字，也算為障礙物，因為文字的意義是被思想所組合的。但是音樂永遠不依賴任何明瞭的意義；反表示文字所不能表

示的意義

還有一層，音樂與音樂家是分不開的。當歌者離世，他的歌聲便永劫不復；這就是生命與造物的歡樂永久的結合。

世界歌 *World-Song* 是永遠不會離開他的歌人的。這歌並不以外界的物質做粉飾。能引出無窮的萬象來的便是歌者的歡樂。這是直接傳遞那微顫的歌聲渡過天空的大胸襟。

在音樂每一個單獨的音調裏，有一種完滿 *Perfection* 這就是在不完滿裏的完滿表示 *Revelation of Completeness in the incomplete* 沒有一個音符是最終的，而每個都能反響到無限。

若使我們不能找出這大和諧的真正意義，音樂還有什麼意義呢？音樂是不是如以手扣絃索，立刻就會引出聲音來麼？音樂是美的言語——仁愛由宇宙心裏出來，直接達到我們心裏。

昨天晚上，天黑如墨，萬籟無聲，我獨自一個人站着，傾聽一種令人穆然神移意往的歌聲。當我回去睡覺時，閉了眼睛，那最後的思想便湧上心來，我以為縱是我酣睡時，那生命的跳舞仍是在睡身的安逸的地方，跟着天上閃動的星光合着節奏跳躍。我的心也要忡動，血也要在筋脈裏微跳，我身體上無量數的活原子也要和造物所鼓弄的絃聲合着拍微顫咧！

八 無限的實現

經典說：『倘若在這生命裏的人能了解神他成爲真，倘若不然，這是最大的不幸。』

但神的獲得之性質是什麼？這是十分顯明的，無限不是像許多物事中的一個物體，可以明白區分，保守着當爲我們的所有物當中的一個，而且也不能當做一個同盟者利用，使在我們的政治上，軍事上，贏利上或者社會的競爭上，使有特別利益於我們。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神，同我們的夏屋，摩托車，或者銀行裏的存款，列在一張表上，像許多人所要做的一樣。

我們必須勉力明曉一個人當靈魂眷戀神時，所有欲望的真性質。難道他的欲望有包函着一種心願 *Wish* 要使他的所有物有所增加而且更貴重麼？鄭重的說，否！這一種繼續加添我們的儲蓄，是一件永遠疲勞的工作。其實，當靈魂探求神時，就是探求最後的逃避，由不斷的積蓄與儲藏而又永遠不到一個目的裏逃避

出來。靈魂所探求決不是一個增加的物體，只是 *Nityo Nityanam*，一切不永久中的永久與 *Rasanam Rasatanam* 聯合一切享樂的最高常住的歡樂。所以大經典教訓我們在波羅門裏去實現萬物時，并不是要探求分外的事物，并不是製造些新事物。

『當曉得宇宙裏的萬物都像被神所包封的。享受神所給你的不論何物，心裏不要懷着求非屬於你自己的財產之貪念。』

當你知道無論何物，都是被神所充滿的，無論你所有的何物，都是神的贈品時，你就在有限裏實現無限了，也在贈品裏實現贈物的神了。那時你知道真實的許多事，實在一個真的表現中，都有唯一的意義，而且你的所有物對於你，也有他們的唯一意義了，這意義不是在他們自身，而在他們和無限所設立的關係之中。

所以不能說，我們尋求波羅門，像我們尋求別的事物一樣；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可尋求他，這是沒疑感的。我們不必跑到雜貨鋪裏去買晨光；我們睜開眼睛，

晨光就在眼前；所以我們只須放棄自身，去尋求到處皆有的波羅門。

釋迦所以訓誡我們應由自我的生命之禁錮解放出來，就爲這個緣故。倘若沒有別的東西更切實的完全些圓滿些來代替這地位，那麼，這種訓誡要成爲絕對無意義了。也更沒有人能夠認真注意這種拋棄其所有，去追滅這虛無一物的訓誡了，而且熱心從事的更缺少了。

所以我們每天從事於神的崇拜，並不是要逐漸獲得神的歷程，只是拋棄自身，消除所有達到聯合的障礙，且在奮勉與服役裏，善與愛裏推廣我們對於神的意識。

大經典說：『像一枝已經貫穿其標的之箭一樣，一概失落在波羅門裏。』這樣自覺悟自身被波羅門絕對所包封的，不是心靈的純粹集中的一種行爲。這必須是我們生命全部的目的。在我們所有的思想與行爲裏我們必須覺悟無限。使真的實現在我們每天的生活成爲更容易些，倘若瀰論一切的歡樂之內力 Energy，不充滿着天空，沒有一個能活 Live 動 Move。在我們動作中，讓我們覺得無限內

力的刺動而且欣悅。

我們若說無限是不能獲得的，所以無限對於我們，猶如空虛了。若使「獲得

」這一字含有些微占有的觀念 *Idea of possession*，那麼，「無限不能獲得」這句話一定是允許的。但是我們必須記在心頭，人的最高享樂，不在「有」而在同時不得的「得」。我們物質的快樂沒留着不實現的範圍。這些快樂像地球的衛星，只有些微的空氣環繞四周。當我吃食物而滿足我們的饑餓時，言是一種完全占有的行爲。我們饑餓一刻沒有滿足，飲食一刻是快樂；因爲那時我們飲食的享樂，每點都觸着無限，但是當食欲達到完全，或者換句話說，當我食欲達到非實現的階級的末尾時，就達到快樂的末尾。在我們所有智能的快樂中，範圍較廣，限制遠離。在我們所有較深的愛中，得與非得永遠是并行的。在 *Vaishnava*（按波羅門教之一派）抒情詩的一首中，情人對他的所愛者說：『我覺得猶如由我的誕生時，已經注視你臉的美麗了，然而我的眼睛至今還餓着：猶如我已經把你緊抱於心中一

萬年了，然而我的心中至今還沒有滿足。」

這詩可以使我們明白，在我們快樂裏所尋求的確實是無限。我們求富的欲望不是要定數金錢的欲望，却是無限制的，我們享樂的疾馳不過是永久的暫時接觸。人生的悲劇是包函在我們無益企圖之中，試要伸張永不能成爲無限制的東西的限制——要想加添有限的梯級去達到無限。

由此看來，我們靈魂實現的真欲望是要超越我們的所有物之外，可以無疑了。靈魂因爲被能夠觸得到覺得到東西所圍繞，喊道：『我疲於獲得了；唉，永不得到的他在那裏呢？』

我們在人類歷史裏看見放棄的精神 *Spirit of enunciation* 就是人類靈魂最深的真實 *Deepest reality*。當靈魂對於任何東西說：『我不要這個，因爲我是在這個之上，』時，靈魂就將存在內中的最高的真表現出來了。譬如一個女孩的生命較伊所玩弄的傀儡生長時，那當伊在各方面知道伊是高過於傀儡時，伊就把這

傀儡拋棄了。有了這種覺悟，我們知道我們是比我們所占有的東西較偉大。束縛於比我們較小的東西，是一種完全的不幸。這就是當曼士拉易 Maitreyi 當伊的丈夫離家前一晚，把財產交給伊時，伊所感想的。伊向他道：『這些物質的東西，會幫助一個達到最高的麼？』——換句話說。『這些東西對於我比靈魂更高貴麼？』那時伊的丈夫答道：『這些東西將要使你富有俗世的財產。』伊立刻說：『那麼，我將拿這些東西幹什麼用呢？』人只要明白他的所有物有什麼價值，他再也沒有要求獲得的幻想了；於是他就知道他的靈魂是超過這些物質，而且同時脫離物質的束縛。這樣，人能超越物質範圍之外，去實現他的靈魂，而人類現在生路上的進步是要經過許多不斷的犧牲。

我們不能絕對占有無限的實在，這句話不是純粹理智的信條。無限必須經驗，而這經驗就是天福。鳥在空中飛翔，振動兩翼，即覺得天空是無涯的，他的翼永不能使之超於無涯之外。鳥的歡樂就在這裏。在鳥籠裏天空是有限的；所以

鳥所需要的天雖不多，然要有十分足夠的天空以供鳥類生活的全目的。因為鳥不能在必需的限制裏面得到快樂。鳥必須覺得他所有的是無限量地比過他所需要的，或者所知道的多，然後纔感覺得歡悅。

所以我們的靈魂必須騰躍於無限之中，而且每時都必須覺得不能超越無限，就是靈魂無上的歡樂，最後的自由。

人的永久幸福，不在乎獲得任何東西，而在放棄自身於比自身較大的東西，於比個人生命較大的觀念——就是國家，人類，和神的觀念。這些觀念使人容易些與他所有物分離，并不除去他的生命。人的生存是困苦的，卑陋的，直待尋得偉大的觀念之後，這種觀念能使他與他的所有的物質脫離關係，獲得真正的自由。

釋迦，耶穌以及所有我們的偉大先知都是表述這種偉大觀念的人。他們把放棄我們所有的機會，放在我們面前。當他們拿出神聖施捨碗 *Divine alms-bowl* 時，我們覺得不得不給與，而且我們找出最真的歡樂與自由，就在乎給與；因為我們的

給與能把我們同無限的範圍漸漸相聯合。

人是不完全的；他可以等待完全。在他的「有」*Is*裏面，他是微小的，倘若我們以為這「有」是永久的，停止不進，我們就有人類所能想像的最怕的地獄的一種觀念。在他的「將有」*To Be*裏面，他是無限的，這裏就是他的天堂，他的解放。他的*Is*時時被他所能得的，所已做事物的佔據了；但他的*To Be*渴望着那種比物質更高貴的東西，這種東西，他永不能失掉的，因為他永不能占有。

我們生存的有限之一極，在必然的世界裏有他的地位。在那裏人尋求食物，以圖生活，尋求衣服，用以取暖。在這境界——自然界——搜尋物事是人的職務。自然的人忙於搜求物質，占有物事，致忘却自身。

但是這種占有的行為是偏的，人的必需是有限的。我們只能於我們需要範圍裏，占有物事正像一隻缸只能在他的度限裏容水。我們同食物的關係只在食，我們同屋宇的關係只在住。一種東西，專適應於我們的特別需要，我們就稱之為利

益。由此看來，獲得物事都是偏於私利的，此外沒有他種目的。所以由於這種需要所獲得的是屬於有限的自我。

然我們生存的他方面，方向是朝着無限前進，不求財富，只求自由與歡樂。

在那裏必然的勢力停止了，我們的職務不在乎獲得而在 To Be。To Be 什麼呢？同波羅門爲合一體。因爲無限境界，就是聯合的境界。所以大經典說：『倘若人了解神，他成爲真實。』這是 Becoming，不是獲得較多。譬如我們了解字的意義時，字不會成爲更厚大，這些字成爲真實，是在與思想合一。

雖則西方已承認那大胆宣言他同神合一體，并且告誡他的信徒要成爲像那樣圓滿的人爲導師，但西方永不能以無限的本在，與我們的聯合之觀念調和。他像一篇褻瀆神之言似的，要懲罰那成爲神的含意。這的確不是基督所宣傳的觀念，也許不是基督的神秘道者的觀念；似乎是流行於西方基督教的觀念。

但是在東方最高的智慧，以爲取得 God 神，不是我們靈魂的職務。所有我

們能夠渴望的是漸漸地同神合爲一體。在自然的境界——駁雜的境界——我們藉獲得而生長；在精神的世界——聯合的境界——我們由拋棄我們自身，并和無限聯合而生長。由此可知人要獲得物事是由天性的偏私，而且這只限於特別的需要；但「本在」Being 是完全的，屬於我全部的，本在不是從必然 Necessity 跳出來的，是從我們同無限的和合裏跳出來的，這和合是我們靈魂裏面圓滿的原理。是的，我們必須成爲波羅門，我們必須不畏葸主張這個。倘我們永不能希望那至高的圓滿，我們的生存是無意義的。倘若我們有一個宗旨，然永遠不能達到，那麼，這個不算是宗旨。

但是能說波羅門與我們個人的靈魂之中沒有差別麼？自然，這差別是很明顯的。波羅門在那裏，你可以稱他爲幻想，無識，或者任何名字。你能供給解釋，但你不能離開解釋。雖然幻想是真的，幻想一樣。

波羅門是波羅門，他是圓滿的無限觀念。但我們不是拘於現在的我們；我們

永遠成爲真實，要永遠成爲波羅門。在「本在」與「轉化」當中的關係裏，有愛的永久運行 *Eternal play of love*；而且在這神秘的深淵就是美與真的泉源，這泉源能維持創造的不斷前進。

於滾滾流水的音樂中，發出歡樂確信的聲音道：『我將成爲海。』這不是無益的誇；這是真謙遜，因爲這就是真。河並沒有別的更替之物。河的兩岸，有許多田地，樹木，村莊與城鎮；河能用各種方法，供給他們灌溉他們，轉運他們的出產品至他處。然河只能同他們有偏面的關係，無論停留於他們當中，怎樣長久，仍舊是分離的，河永遠不成爲城鎮，或樹木。但是河能够竟成爲海。較小活動的水與海洋較大靜止的水都有其和合。水在進行的路上，經過整千的物體，當達到海時他的活動尋得結局了。

河能成爲海，然不能使海成爲自身的一部分。倘若河偶然圍住幾片水而假定已使海成爲他自身的一部分，我們立刻不以爲然，因爲河流仍舊在不能設立界限的

大洋中尋求休息。

我們的靈魂只能成爲波羅門，同河能成海是一樣的。靈魂接觸着各物，就離開進行，然永不能離開波羅門，而且超過波羅門前進。倘若我們的靈魂在波羅門裏，實現最後其休止的目的，所有運動都獲得一個意義。表現意義於無窮的活動是這無限休止的海洋。以表現在詩，戲曲，以及藝術裏的美質，給與 *Imperfection of becoming*，是這本在的圓滿 *This perfectness of being*。

必須有一種完全的觀念灌輸於一首詩。詩的每句都要接觸着那種觀念。當誦詩的人，實現那種暢達透澈的觀念時，那麼，詩的誦讀對於他就是歡樂的充滿了。而且詩的各部以全體的光都成爲有明顯的意義了。但是倘若一首詩儘管不斷地進行，而永不表現全體的觀念只集聚許多不相關連的意象，無論怎樣美，其結果總是疲困與無益。我們靈魂的進步正像一首完美的詩。靈魂有一個無限的觀念，這種觀念一經實現，能使所有的運動都充滿着意義與歡樂。倘若我們把靈魂的

運動與最後的觀念分離，又若使我們看不見無限的休息 Infinite rest 只看見無限的轉動 Infinite motion，那麼，生存就對我們現出一種可怕的不幸，而且很猛烈地向永無目的之境地突進。

我記得幼時，有一位教師，常常使我們熟讀全本梵文的文法，這本書裏所寫的都是符號，並沒給我們解釋這符號的意義。我們一天一天辛苦念下去，向着沒有意思的方向進行。所以我們若只計較那世界沒一瞬間斷的活動，未看見圓滿的無限休止，當休止時這些活動能够絕對的在適宜與和諧裏，每時都得其均衡，那麼，我們也像誦讀無意義的梵文一樣，處於悲觀的地位。我們在生存中失去一切的歡樂，因為我們遺漏了真。所以我們看見跳舞者的姿勢，便以為是被命運的殘忍專制所指揮，同時我們也聽不見那使這些姿勢都能自然而且美麗的永久音樂了。這些活動永遠在圓滿的音樂中生長，與之合一，而且這些活動將前進不斷所創造的多數形式，每步都獻於曲調之中。

這是我們靈魂的真，而且是靈魂的歡樂。靈魂必須永遠在波羅門生長，所有靈魂的運動應被這最後觀念所調節，所有靈魂的創造也應像貢物一樣貢獻於圓滿的最高精神 Supreme spirit of perfection。

大經典上有一句堪注意的格言：『我不想我完全知道他，或者知道他，或者不知道他。』“I think not that I know him well, or that I know him, or even that I know him not.”

以知識的進步，我們永不能知道無限的本在。然無限的本在是全然超過我們所能及到的，所以本在於我們是絕對無物。真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也是知道的。

在大經典的別種格言有解釋這個道：『從波羅門回來的文字，是無益的，心靈也是一樣，然由他的歡樂而知道他的人，能免除一切的恐懼。』

知識是偏的，因我們的智能是一種工具，只算是我們的一部分，只能以關於可

以區分與解析的東西之事實供給我們，而且這些東西的本性是可以一部一部分門別類的。但是波羅門是圓滿的，偏的知識永遠不能算爲波羅門的知識。

只有歡樂與愛能知道波羅門。因爲歡樂在波羅門的完全裏算是知識。智能使我們離開所知道的事物，但是愛由混合而知其目的。這種知識是直接的；而且沒有疑義。這與知道我們自己的自身一樣，不過更多些。

所以大經典說，心靈永不知道波羅門，文字也永不能描寫他；只有我們的靈魂，在波羅門裏靈魂的歡樂與靈魂的愛，能知道他。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只能由聯合——我們全體 Whole being 的聯合——與他發生關係。我們必須同我們的天父合爲一體，必須像他一樣圓滿。

但是怎樣能達到呢？在無限的圓滿中不能有等次的。我們不能漸漸的成爲波羅門。他是絕對的唯一，不能在他裏面有所多少。

在我們內部各單獨的靈魂裏，那至高靈魂的實現，是在絕對完全的一種情境。

我們不能把這個視爲非存在，而且以其逐漸的建設，依靠着我們有限的權力。

倘若我們同神聖的關係是全然我們自己做的——一件東西，我們怎能依賴之當爲真實，而且神怎能幫助我們呢？

我們必須知道在我們裏面，有那空間和時間停止管理的地方，在那裏進化的練習沉沒於聯合之中。在那靈魂永久的寓所裏，至高靈魂的顯示已經完成了。所以大經典說：『凡知道波羅門，真實，全然覺悟，而且知道像藏在靈魂深處的無限，就是無上的天（意識的內天）的人，在與全知波羅門的聯合裏，享受欲望的一切目的。』

這聯合已成功了。至高的靈魂自身已選擇我們的靈魂做他的新娘，而且婚約也已完成了。尊嚴的 Mantram（印度讚美詩）被人誦道：『使你的心，泰然如我的心。』在這婚約裏，沒有地位給進化做司禮員的職分。這 Eshah——無名的直接現在——是永遠居於我們最高的本在裏。這個 Eshah 或者稱爲 this

是別的 This 的至高目的；這個 This 是別的 This 的無上珍貴；這個 This 是別的 This 的無上住宅；這個 This 是別 This 的無上歡樂。因為無上愛情的婚姻，已在無限的時間 Timeless time 裏成功了。現在無窮愛的運用是繼續下去。凡在永生中有所獲得的人，現在正被驅遣於時間與空間裏，這個世界與世界以外的世界裏。當靈魂的新娘 Soul-Bride 明白這個時，其心便是有福而且安甯。靈魂知道好像一條河，在其存在的一端已達到海洋，而完成其目的，在別一端永遠正在達到海洋；在一端這是永久的休止與完全，在他端這是不住的運動與變遷。當靈魂知道這兩端雖分離而實一接時，就知道世界好像他自己的家庭，世界的主就是他自己的神。而且靈魂所有的服役都是愛的服役，所有生命的煩勞與艱苦，對於靈魂好像證明這些都是愛力的試驗，終竟替他找着情人。但是倘若靈魂仍是拘執着處在黑暗之中，不揭幕面的紗，便不會認識情人，而且只知道世界和他是隔離無情意的，他在這裏服役正像一個侍婢，其實可以登位像王后；所以靈魂才疑惑莫定

，在憂愁與失意之中潸泣着。靈魂那時便不斷的受苦：從飢餓渡過又是飢餓，從煩惱渡過仍是煩惱，從恐懼經過又逢着恐懼。我於某日清晨，在許多人聚集一塊做祭的喧雜聲中，聽見一段的歌詞，使我永不忘記，其詞曰：『渡夫乎，你其渡我到彼岸！』

我們於事物倏擾之中 往往發出這種呼聲；『帶我渡過去。』御者驅車的時候，商人做買賣的時候，也這樣喝着：『帶我渡我去。』

這種呼喊有什麼意義呢？不過表示我們尙未達到目的罷了。我們覺得沒有達到目的；而且我們雖則勤奮辛苦，還是未達於最後之終局。我們的心好像小孩不滿意於他所把弄的人形玩具一樣。我們的心喊道：『不是這個，不是這個。』但是什麼是別的呢？何處是更遠的彼岸呢？

所謂彼岸將在我們所有的之外麼？在我們所居住的之外麼？所謂彼岸難道使我們不要工作享安逸，而且解除我們人生的責任麼？否，在我們的所有活動的唯

一心中，我們找尋我們的目的。我們呼求渡過彼岸。雖然我們這樣祈求，我們忙碌的手永遠不懈惰。

在真之中，你的歡樂的海，這岸與彼岸，在你是一樣的。我無間晝夜，以求家鄉爲苦；但非以我的家鄉算是你的，這苦永永無盡。那麼，這一寸心也要高呼道：『渡夫乎，渡我到彼岸』。惟以我的故鄉爲你所有時，我便渡過了。這個「我」是常動的，其工作只求獲得，所以不能與精神相融化。倘要堅欲獲得全體的事物時，不但傷人，而且自傷，所以便呼道：『渡我過去』。然當他能够說：『所有我的事物都是你的，』雖萬物仍舊不變，而我已渡過了。（按你是指神，意謂我的事物即神的事物，換言之，即我的工作，捧奉神，我們才能實現無限。）倘若不以這我的家成爲你的家，何處我能遇着你呢？倘若不以我的工作成爲你的工作，何處我能看見你呢？倘若我離開我的家，我將不能達到你的家；倘若我停止我的工作，我永不能在你的工作裏晤會你。因爲你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

裏面。你沒有我或者我沒有你，都是等於無物。

所以在我的家與工作當中，祈禱道：『渡我過去。』因為海就在這裏滾，而且等待我們去達到的彼岸也編在這裏——是的，這裏是永久現在，並不迢遠，也不是在別的任何地方。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6454B

154/1000
上海圖書館

新人

第七八期合刊

太谷兒號

▲全書要目▼

- 〔一〕太谷兒的主義
- 〔二〕人生的實現
- 惡的問題
- 自我的實現
- 在愛裏實現的人生
- 美的實現
- 〔三〕迷途的鳥
- 選譯一百七十一則
- 〔四〕新月集
- 希望
- 贈品
- 召還
- 最初的茉莉
- 半神的勇者
- 我的歌
- 最後的條約
- 憐恤
- 在彼海岸
- 配流的地方
- 天文家
- 小偉人
- 紙船
- 玩具
- 十二點鐘
- 審判官
- 〔五〕是主人還是兒子？
- 〔六〕啞女
- 〔七〕爲什麼？
- 〔八〕秋
- 〔九〕太谷兒傳
- 〔十〕太谷兒像
- 〔十一〕自由神像
- 〔十二〕新人之聲
- 〔十三〕通訊

◎實價三角◎

泰東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

 * 人生之實現 定價五角 *

著作者

印度太谷兒

譯述者

王家驥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泰東圖書局

